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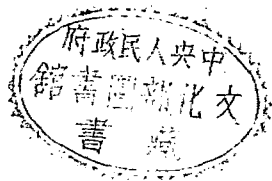
C B A 史 育 教

著 吾 浩 李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3689

A B C 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西文 A B C 一語的解釋，就是各種學術的階梯和綱領。西洋一種學術都有一種 A B C：例如相對論便有英國當代大哲學家羅素出來編輯一本相對論 A B C；進化論便有進化論 A B C；心理學便有心理學 A B C。我們現在發刊這部 A B C 叢書有兩種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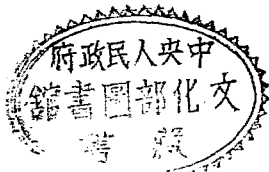
第一 正如西洋 A B C 書籍一樣，就是我們要把各種學術通俗起來，普遍起來，使人人都有獲得各種學術的機會，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種學術的門徑。我們要把各種學術從智識階級的掌握中解放出來，散遍給全體民衆。A B C 叢書是通俗的大學教育，是新智識的泉源。

第二 我們要使中學生大學生得到一部有系統的優良的教科書

或參考書。我們知道近年來青年們對於一切學術都想去下一番工夫，可是沒有適宜的書籍來啓發他們的興趣，以致他們求智的勇氣都消失了。這部ABC叢書，每冊都寫得非常淺顯而且有味，青年們看時，絕不會感到一點疲倦，所以不特可以啓發他們的智識慾，并且可以使他們於極經濟的時間內收到很大的效果。ABC叢書是講堂裏實用的教本，是學生必辦的參考書。

我們爲要達到上述的兩重目的，特約海內當代聞名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以及力學的專門研究者來編這部叢書。

現在這部ABC叢書一本一本的出版了，我們就把發刊這部叢書的旨趣寫出來，海內明達之士幸進而教之！



MG
GS19
6

例言

一 本書因限於頁數，未能詳細敘述教育事實或思潮之全體或其一部。作者的用意祇想供給一般人以教育史的常識和供給初學者以正確地研究教育史的門徑。

一 作者之教育史的見地，自信頗與一般編教育史者不同，這在本書緒論中要說及。故本書之性質內容乃至體裁都與一般所稱為教育史教科書者相異。深望讀者注意於此。

一 本書是世界教育史的性質，故對於中國教育史不特別多講。

一 作者視教育事業自有其所根據的歷史背景（經濟關係及政治關係），

本書於說明教育事業之變遷發達，常要述及當時代的社會環境者即爲此故。

一 作者覺得要編一部完善的近真的教育史，實不是件易事。既須熟悉社



3 1762 6397 2

會進化的過程，歷史變遷的事實，又須熟悉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的內容及其發生變革的真意；而更重要的，尤在注意教育實質行動之如何存在。然惟這一最重要之點，獨少可供參攷之文獻，因此，一般教育史便只好從古希臘說起，而所說者還只限於支配者方面的教育事實，所以難免爲偏頗的不真實的教育史。

一 作者雖想本新見地，試編近於真的教育史，但自覺心有餘而力不足，錯誤所在，不能不望於有識者的指正。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作者於日本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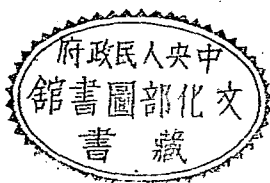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緒論	一
一 何謂教育史	一
二 教育史的任务	三
三 教育的意義與教育學者	五
四 教育意義的變遷	一
五 兩種的教育	一
第二章 先史時代的教育	一三
一 先史時代的文化階段	一三
二 氏族時代的教育	一五
三 歷史的進展與教育	一七
四 宗教與教育	二〇

第三章 古代的教育	一一二
一 中國及印度之東洋教育	一一三
二 東地中海岸之西洋教育	一三四
三 希臘的教育	一四二
四 羅馬的教育	一五一
第四章 中世的教育	一五七
一 基督教的教育	一六二
二 反教權的教育	一七〇
三 阿拉伯人的教育	一七五
四 中世的大學	一七七
五 工商業者之教育——市民學校	一八四
六 中世中國的教育	一八五
第五章 近代的教育	一八九

(上)資本主義勃興時代之教育	九〇
一 文藝復興與教育	九〇
二 宗教改革與教育	九九
三 科學發達與教育	九九
(中)資本主義發展時代之教育	一〇七
四 世界資本主義化與教育	一〇七
五 社會主義運動與教育	一二八
(下)資本主義沒落時代之教育	一三〇
六 帝國主義國家的教育	一三〇
七 勞動者的教育	一三七
八 教育的國際運動	一四二
九 近代中國的教育	一四五
第六章 結論	一五〇

附 教育史參攷書目

教育史ABC



李
浩
吾



教育史 ABC

第一章 緒論

一 何謂教育史

誰不知道教育史是教育的歷史？更詳細些說：教育史便是以敘述教育的事實及思想（即所謂實際及理論）之變遷發達為目的者。故凡稱為詳盡的教育史書，必要對於教育事實之變遷發達分為教育的事實，教育者的活動與教育制度法規等等詳為記載，更要對於教育的思想學說即所謂理論者，廣為記錄，或更加以評論。為此，更有偏重前者，而即以教育史命名的；也有偏重後者，則以教育學史或教育學說史，教育思想史命名。一般編教育史乃至讀教育史的，無論其為廣義或狹義，都不外乎本此種見解以下筆或着眼。

說教育史「敘述」或「闡明」所謂教育事實及教育理論的發達變遷，固然不算錯誤。然而我們要知道教育史決不單是留下教育事實的形迹者，教育史決不單是追溯教育上諸英雄諸偉人的行狀者，教育史也決不單是記錄教育思想的派別者。除這種種要素以外，教育史實尚有更根本更重大的任務。

二 教育史的任務

教育史所具更根本更重大的任務，可說有以下幾點：

(甲)教育之意義與目的怎樣變遷？

(乙)教育思想變遷的真義與教育制度變遷的根據何在？

(丙)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在教育上之關係何如？

一本教育史，爲對於上述幾個問題沒有答復，那麼不管它是如何詳盡地「敘述」甚或「闡明」，所謂教育理論與事實，終不能說是公平，合理。這樣的

書就常不免爲曲解，偏頗，且帶有欺蒙的作用。質言之，卽不成爲真正之教育史。

三 教育的意義與教育學者

試就對教育之意義這個大問題，看一般教育學者如何對付，作爲例子來說明一下。

在教育史上來講教育的意義及其變遷，本來也出乎一般編教育史乃至讀教育史者的「常識」之外；他們以爲這是教育學的任務，惟教育學家才需也才配處置這個問題。但這是已經被矯揉造作過的「常識」，在教育史上不講它，而讓教育學來承受這項任務：這便有點學者之「御用」在內。

且看教育學家怎樣處置這一問題。原來教育學是由號稱教育理論家或教育哲學家的人所「編製」的。因爲他們具有「高深的理論」，懂得玄妙的哲學，

所以在教育學上的命意措詞，也必求其高潔玄妙，凡平凡通俗的見解字樣，自該避去。他們先把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從一般生物區別出來；再把教育事實限制在學校門牆之內，而學校是「重地，閑人莫入」的；然後他們安住在這「無風帶」中，來吟味教育的哲學，推敲教育的理論；更令人可佩的，還熱望把教育學「化成」科學，務必把教育學的學術地位抬高。獨對於有許多兒童進不得「學校重地」；有許多窮人永嘗不到「教育妙味」；更有許多人雖已領得畢業執照，被送往勞動市場，然而如何落局，可都和他們不生干係。——其實，教育之不普及，自人類歷史走入文明時期以來，卽已如此。如孟子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孔子雖說「有教無類」，但既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見他的「教」着實有「類」。

所以他們講教育的意義，只有什麼「引出」「導出」或「示範」「助長」等字義的敷衍，和「完全人格」「調和發達」等觀念的解釋；從沒有對人類教

育之本義及有史以來教育意義之變遷下明瞭切實的答復的。

實則祇要從生物界之教育事實一看，便可見出教育之根本意義及其目的，原不外於生活之維持與種族之保存。在人類社會之長期的氏族制度時代，也復如此。但自氏族制度破壞，國家制度出現以後，教育之意義與作用，就跟着變動，自有學者會有意或無意地把教育裝成「合式」的門面，叫人看起來很是冠冕堂皇似的。試翻閱現在通行的教育史書，大都從所謂文明期開始——從希臘羅馬開始；而這時期是上述教育之根本原則已經變更的時期。在人類長期的進化歷程上，這一根本原則是如何被維持與受變革，本是教育史所該發見的一個重大任務；但是一般所謂學者似是盲了眼不是把它們置之不論，便是另外「編造」理由。爲什麼要這樣「諱言」或「編造」呢？只爲了徹底論述之後，會與當代的支配者便有不和之故。

四 教育意義的變遷

〔氏族制度與社會〕

原來在歷史上，教育之意義是這樣變遷的。

人類之過去，約有十之九的大部分是可稱爲氏族制度之時代，卽原始共產生活時代。在氏族制度的社會，生產以社會之必要爲目標，消費以滿足各人之需要爲原則。卽生產不以買賣賺錢爲目的，消費以人人滿足爲理想。換言之，大家勞動，大家消費。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中而不勞而獲與勞而還餓的兩種人並存的事實，在這個氏族時代的人看來，簡直是絕對不可理解的謎；他們的子孫要爲此謎而遍嘗悲痛，也決非他們所得夢想。這種共動共樂的社會之道德，是怎樣的與今日的社會之道德有別，自然不難想像。

他們的教育，無待言，自不外於所謂『種族保存』之生物學的目的。在氏族制度時代，除由一代向下代傳授社會的遺產之外，別無何種意味；卽除『個體維持與種族保存』之目的以外，更無他種教育目的。當代的人一面利用從前代所傳下的精神的及物質的之遺產，一面更加上新的經驗與發明，以傳給後一

代。所以這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社會的事情。

然在人類之社會中，自私有財產者發生，并且逐漸發達，於是人類全體之生活，遂現出根本的差異。

〔私有制與教育〕 私有制既經發達，必然有擁護這個私有財產之道德跟着發生發達。從來除單純的生物學目的以外不另有目的的教育，一到這裏，也便將擁護私有財產之新道德加入，要傳授給後代，叫他們負擔這一項新的任務。至於這種新道德是否與人類全體之幸福或利益相一致，是與「教育」不相關的。由是爲教育本來任務的「種族保存」，漸次喪失其意義。

在氏族制度的社會，各人於才能上雖有差異，但生存之權利是平等的。然私有財產發生以後，遂生出各人私有財產之差別。私有多者與私有少者，在生存上之權利也不相等。一方是「朱門酒肉臭」，他方是「路有凍死人」。這樣所有少者或全然沒有者，不得不屈服於所有多者。後者就擁有前者的「生殺

與奪之權」。在此種社會中，適於所有多者之道德，漸加發達，教育就成爲向下代傳授這種新道德的工具。

〔國家制度之發生與教育〕 私有財產之差異，終於破壞了平和的原始社會之組織；即單一平等的社會，竟分裂爲富者與貧者。這一分裂即爲從來的「秩序」之破壞，於是不斷的擾攘因此發生。爲在表面上掩飾這一擾攘，緩和貧富間之衝突以便合法的保有財產，自有造成新的「秩序」之必要；國家制度即由此建立。

說句比喻，國家是建立在原始社會之廢墟上的迴旋舞台。這一迴旋舞台僅不過約在四千多年前造成，到了今日已經幾次迴旋了。但在任何個舞台面上，台柱子終是「所有多者」，「跑龍套」終是「所有少者」及「無所有者」。而所謂「教育」這條鞭，終被握在台柱子手裏，以之驅策指揮「跑龍套」用的。

古代——舞台而爲希臘及羅馬之時代，台柱子是貴族，「跑龍套」是奴隸

。這個時代之教育，在確證并贊美爲台柱子的貴族之優越與使做「跑龍套」的奴隸感到自己的卑微與暴棄。貴族們相信自己來得特別高貴，視奴隸爲非相同的人類。他們榨取奴隸之勞動，以築成豪奢的生活。教育之任務便在使這一事實爲合法化。

中世——舞台迴轉而至中世紀，台柱子是封建諸侯與僧侶，「跑龍套」則爲農奴。諸侯與僧侶高居農奴之上，教育任務在使農奴永不醒目，過土撥鼠的生活。基督教利用上帝的名義說善良的土撥鼠死後可升天國。

近代——舞台更迴轉而至近代，這裏資本家做了台柱子，平民成爲「跑龍套」。在這個舞台上，自然一切背景，服式，乃至說白等等，全爲台柱子而設置。所謂教育者自也不外乎使台柱子的表演愈加有聲有色而已。

〔教育意義變遷之大概〕 故若注意在人類進化歷程上的教育之歷史，可知最初教育之起原，實爲幫助生活；其作用只是一種用以維持生活之手段。但

因歷史的進展，教育意義大有變遷；變遷的大概可說如下：

第一，在氏族制度時代之教育，是為種族之維持發展，由一代向次代傳下物質的及精神的之社會的遺產，完全是生物學的目的。

第二，當私有財產制勃興時代，社會分裂，從而教育於生物學的目的之外，加上當作支配工具的目的。

第三，當私有財產制已經發達之後，教育之目的遂變為忽視第一義而重視第二義。

從希臘羅馬開始的教育史，就是以第三項相終始的。這種教育一直迄於今日還未告終。故一般所謂學者之不信教育意義目的在乎「種族保存」，也是勢所必然。他們雖不必全屬生成的「御用學者」，但因種種的感染，很容易發生附會和曲解；於是他們編的教育史自也不得不成為偏頗，不公平，甚至包藏欺蒙的作用。



五 兩種的教育

再有一點爲研究教育史者要注意的，即教育制度之組成與教育行動之存在爲兩種事實。這個區別，在文明社會如此，在原始社會也如此。在南洋之野蠻部落中，有爲訓育青年所設之大家屋——西洋之研究者稱之爲 Club House——所定之割禮及 *Initiation*（加入式）：這種體制可稱爲有組織的教育制度；然同時在這社會，雖未隨時隨地組成此種制度，但於日常生活之間自有種種社會的生活行動在非正式地互相傳習；這就是所謂教育之實質的存在。至在文明社會，中世紀之前，當作實質行動之教育還比當作組織制度之教育占得重要的部分，國家階級及教會階級以外的最大多數人之教育，完全是由實質的行動的，徒弟制度或者是有組織之惟一制度；但這種組織實不改變教育行動之實質，不過有如一種學校的規則，却並不影響於學科之內容。因之在徒弟制度上，教育之

實質仍屬於行動而未被組織，也即由此得以產生精巧的中世工藝品。又如在此以前的希臘社會，是由市民和數倍於市民的奴隸所成；而一切社會的生活資料之生產以至一切工藝技術，凡屬生產意味之肉體的乃至心的勞動，莫不由奴隸擔負。故實際上除普通教育史所記載的完成希臘國家階級之軍事的文章的支配生活或市民的閒暇生活之教育制度以外，尚有「無意識的」行於奴隸間以完成「社會」所必要的生產上之肉體的乃至心的勞動生活之教育行動。那具體地發揮希臘人審美感之建築雕刻等等，全為奴隸之「教育」所產生者。這種「教育」自以實質的效果為目的，為當時「社會」的生活所要求。——祇不過那種效果已不是純粹的「生物學」的要求，那個社會也不為奴隸們所有而已。——然通常教育史當作希臘教育所記載之事實，却止於市民國家的階級之教育。這個原因，一方面固然也許由於文獻的資料之缺少——即一般教育史之所以開始於希臘羅馬者也以此為一理由。——但他方面實因編者站於支配者之立場，誤認

有組織的教育制度即特定的爲國家機關所統制的教育是教育，而把完成那支持社會生活——非支配生活——的人間行動之教育忘懷或被遮視之故。原來自古以來，支配者視自己的階段即爲社會全體；雖說社會生活，實乃自己階段的生

活；雖說社會教育或文化，實乃自己階段的的教育或文化；文明愈進步，這種外

套蓋得愈厚，甚至說壓迫是爲了被壓迫者之幸福。而「御用學者」常常是認支配者的觀念，又哪得不把支配者的教育史即當作全人類全社會的教育史呢？

第二章 先史時代的教育

一 先史時代的文化階段

古代社會的著者摩爾根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By Lewis H. Morgan, 1877*) 分先史時代，即歷史以前的時代爲野蠻，未開化及文明之三大時期，前

面二期爲至第三期之過渡期。又依據生產力——生活資料獲得手段之發達程度，把前面二期各分爲上中下三段：野蠻的下段爲人類之嬰孩期，卽爲由動物到人類的過渡期，明晰的言語在這期內形成；它的中段是始於火之使用；上段則始於弓矢之發明。未開化的下段由製陶器術的應用開始，中段由家畜的馴養與食用植物的栽培開始，上段則起於鐵鑊的熔解與田野的耕作，文字的發明以及它的被利用爲文獻的紀錄；且由此以入於文明期。英雄時代的希臘人，比羅馬建設稍前的意大利諸種族，塔西佗所記述的日耳曼人，海賊時代的諾曼人，皆屬於未開化的上段。

要之，生產之技術決定人類征服自然界之程度；野蠻爲採取天然物之時代，未開化爲牧畜及耕作之時代，而文明則爲更進步的產業及技術之時代。人類自有牧畜及植物栽培之發明與鐵之發見，勞動力爲之急速增加，足以生產爲維持自身所必要以上的生產物，且所蓄之富不歸於團體而歸於個人，於是發生私

有財產。故這二事實成就了人類生活上所未曾有過的大革命；就是從此以後私有財產制度成立了。我們的教育史，也隨此以變遷。

二 氏族時代的教育

在血族關係的基礎上所建立的社會組織是不知有所謂國家的氏族制度之社會組織。這種組織雖幼稚而單純，但實爲至足驚異之組織；無軍隊也無警察，無國家也無貴族，無法庭也無監獄，然而一切事情都在秩序井然地進行。在這個社會中，窮人不得有，奴隸也不得有；一切人皆表現極公正威嚴極勇敢的人格。

這時期最堪注目者爲女權之優越。野蠻時代是行的羣婚制，父子關係未能明瞭，故社會必然地成爲母系制度。當作血族團體的氏族制度也即爲母系制度。未開化時代是行的偶婚制（自由的一夫一婦），父子關係雖得明瞭，但子仍

附於母，故在未開化時代的氏族制，女子的地位還是極高。

氏族制度之自由社會是極可欣慕的。茲錄摩爾根所觀察的易洛魁人（塞奈卡族）之生活狀態如下：這一種族由採用狼，熊，龜等動物名之八個氏族所成立。（一）各氏族選舉平時之酋長與戰時之軍長，選舉由於男女全體之投票行之。酋長的權力不過是家長的道德的權力，軍長僅對於戰爭有若干命令權。（二）氏族得自由罷免酋長及軍長，一旦被罷免之後，就不過是個私人，是個兵士。（三）任何人不得在氏族內結婚。（四）男子死後，所遺財物歸他的兄弟姊妹及母之兄弟分配；女子死後，由她的子女和姊妹繼承。夫婦不相互繼承，子也不由父繼承。（五）氏族負相互扶助保護及對異族侵害之復仇予以援助之義務。（六）氏族有共同墓地。（七）氏族可收容異族人為養子。（八）氏族有評議會；評議會為氏族之最高權力，是成年男女全體之民主的集會。要之，他們的氏制度是自由平等友愛之兄弟關係。

故氏族社會中的教育，就內容言，一定專屬獲得每日生活資料（獵獸捕魚）所需的本領與保護全氏族安全所需的資格（如盡力勞動，聽從長老）。就方法言，在平時是從實際生活中的模仿與由習俗以學習；到一定年齡則受長老正式的「教育」（如上述之割禮及加入式是），其時往往須經過很艱苦的訓練。就目的言，全為氏族全體的利益，無所謂個人或自由的教育。而母親與酋長大都就算為當時的教師；還有，女子地位極高，自更無重男輕女與「男女分學」的事情發生。

三 歷史的進展與教育

但在這種氏族制度之下，生產力漸漸發展，人類之歷史已於初期文明的黎明以前，結束長期間的氏族制之時代（假定人類的全歷史為五萬年，那麼，怕有四萬五千年是屬於這個時代），而開始新的社會之關係與形態。這個關係

與形態便是繼續已約五千年之久的私有財產與國家之社會制度。

原來在母系制時代，男子完全受女子的支配。等到牧畜與農業逐漸發達，家畜之數愈增，農園與牧場益廣，男子以從事防衛異種族之侵掠的戰爭代替從前的漁獵為主要的任務；又因戰爭的勝利，把俘虜開始利用為奴隸，以促進生產力；從而將僅僅支配一家的女子之勢力漸次壓倒，終於連妻所有的家屋也併吞為己有；更為獲得可讓財產的『自己的男兒』起見，開始要求妻之絕對的貞操。於是父系制度代母系制度而起。在父權下的女子之地位，與家畜農地家屋同為男子財產之一部分。所謂『在家從父，出家從夫，夫死從子，』的中國古訓，當是始於此時。這個便是私有財產制之文明時代，奴隸制度已經出世。——在男子的奴隸存在以前，女子早陷於奴隸狀態了。

一切社會的隸屬與壓制皆由被壓制者對壓制者之經濟的隸屬而起。父權制度之確立，即為所有階級對於無所有階級的支配權之掌握；而母權制度之顛覆

，實爲人類史上最初之社會變革。自後——在私有財產存在之限度內——世界一切的歷史是屬於同型的種種樣樣之階級支配之歷史。從私有財產發生，社會階級分成以後，人類在原始社會所有的平等友愛與協作祇成爲神話上的名詞。女子不得脫離男子之支配，今猶依然如故。

人類歷史自母權制度消滅，卽氏族制度崩壞，進入於文明期，在教育史上，也發生了大變革。那就是女子不惟從此不得與男子「同學」，須受差別的教育；簡直要趨於「絕學」，而與教育離緣。支配者有閑暇可受文雅的教育，至於奴隸們則只許勞動，不必識字讀書；由此把勞動與教育截然分途，卽把實踐與理論開始隔離。本來有生存權者，都可平等享受教育；如今則所有者獨占教育的特權，無所有者無生活權也無教育權。爲所有者所獨占的教育，就帶有貴族性，是裝飾品而非必需品。卽對平民所施的教育，也非與平民自身實際生活的需要相應。故在教育目的上，不復是單純的生物學的目的，而是擁護私有財產

。原來自氏族制度被財產私有制度崩壞以後，所有者的支配階級不能不要求一種適應新的經濟組織之新的政治形態。於是由地域與財產所連繫的階級支配之國家制度產生。且須用強制與權力以統一社會。教育上自也不得不有相應的改變。這樣，在約四五千年以前，當世上人類之歷史初現曙光時，我們已有階級國家；教育的徑路便也循此前進。

四 宗教與教育

我們順便把宗教與教育的姻緣，在此附說幾句。

原始人類所受於自然之威嚇——如風雷雨電烈日寒凍以及嗜食人肉的猛獸——非常之大。他們對於此種在身外的不可見的莫大之力量，自然感到恐懼。故宗教的表象最初不過是起於自然界諸力所及於人類頭腦之幻想的反映。然未幾社會上之力——部族之長老及後來大家族之家長，在生產上作指導命令計畫

等的活動，於此發生政治的權力——與此種自然力相並，同認為不可抗的不能說明的大力，是同在支配人類的，於是在隸屬的人們間，生出靈魂或精靈之崇拜，把全自然神靈化；當初僅僅反映神祕的自然力之幻想，至此遂獲得了社會的屬性而為歷史的力之代表者。這樣，跟生產關係及政治關係所產生的宗教，也要跟着它們的變化以變化。

野蠻人之生活中，除共同勞動而外，還有宗教崇拜。部族之職能一部為社會的，又一部為宗教的。氏族之長兼行僧侶的職能。但後來社會生活複雜，分業發生，於是除從事勞動的生產者與盡力戰爭的軍人以外，復有掌理眼所不能見的事項之僧侶。僧侶當作不可見之力量之中間人，因為他們的勢力在乎得使其他一切人相信及於人事的不可見力量之影響，故他們為欲「預知將來」起見，不能不觀察人事之進行，記錄過去之經驗。如斯，他們研究天文學及氣象學，進而發見太陽，月，及星所及於季節之影響，又把影響常常推及於其他事項

，故如占星學之似是而非的科學 (Pseudo-science) 也得發生。

文字之發明爲次於火之發見的未開化時代之最重大事件。一使技術可能，一使科學可能。最初的文字不是發音的，而是描寫物象之繪畫。繪畫的文字以有註釋者爲必要，故職業的文字學者——德意志人所謂 *Schriftgelehrte*——發生。他們與僧侶有密切的關係，不僅天文學及氣象學上之事項，即歷史上之事件也記錄於石及磚之上，以後更保留呪文，祈禱文及法律與歌謠。此種記錄在寺院附屬的圖書館中慎重保存，當舉行儀式時由文字學者誦讀。故僧侶成爲一切學問之保管者，寺院卽算是學校。其結果教育便具有神學的性質。但知道了宗教的起源及其作用以後，我們就不難知道這種神學的教育到底有何種用意。

第二章 古代的教育

——約自六千年前至一千五百年前之四千五百年間——

氏族制度之社會沒落以後，人類就入於文明之社會。我們於此擬先循歷史的淵源，把初期文明之四大中心——第一，中國；第二，印度；第三，米索不達米亞；第四，埃及來攷察；前二者合流而爲東洋史，後二者合流而爲西洋史；終於匯合爲現代文化之幹流。

一 中國及印度之東洋教育

先看中國。中國文明萌芽於黃河與長江二大流域間的大平原。在很古很古的時候，怕有一種最原始的住定農業存在過；以後有由西北來之遊牧種族把原住蠻族征服，漸由北方移向南方。他們似利用奴隸勞動，且在會長指揮之下，知道戰爭之進步的技術與組織。在約四千五百年前，便於夏朝之世襲的皇帝之下，確立集中的霸權，形成近於封建的國家制度之型態。

〔中國的農業文化與夏商周三代的教育制度〕 因農業對氣候及季節之關

係非常密切，故古代中國之文明，早使天文學發達，同時喚起對於天體的恐怖
 尊崇之感情與宗教的觀念。皇帝自稱爲天子，祭天乞雨；又被學者頌揚爲『作
 之君，作之師』——中國人認家族爲最高之理想；古代中國的皇帝便似一個家
 長，兼管政治與教育。政治卽是祭祀，王卽是神官，而爲政者卽是學者。土木
 水利之技術，卜易醫藥之智識皆發達；工藝繪畫建築皆優秀；用象形文字刻於
 竹簡的記錄也已保有。

照羣經所述，在夏商二代已有完備的學校制度，分國學鄉校；『立學的要
 旨在使生徒明五倫之教，卽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所教學科則以禮樂爲主，而兼及於書數。』到了周代，（約三千年
 前至二千一百年前）封建制度確立，諸侯受公侯伯子男之爵位；一般被支配人
 已分化爲農工商之三者。教育上，『立教的宗旨在於化民成俗，掌教的官職在
 於大司徒，教科的綱要在於德行道藝，而施教的方法則在於禮樂政刑；這是周

代教育的總綱。就學校而論，於鄉有校，於州有序，於黨有庠，於閭有塾，都是小學程度，兒童從八歲至十四歲得入此種學校，所授爲普通的學科（禮樂射御書數的初步）；於國有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都是大學程度，王子以及國家的俊秀，從十五歲至二十歲，得入此種學校，所授爲禮樂詩書等高尚的學科。周時官師不分，凡百官司的所掌就是師儒的所教；如想習兵學則就大司馬，想學農學則就遂人等是。女子教育據內則所述：女子七歲不與男子同席，十歲不出門，學婉順服從的婦德，習蠶絲紡織等女工，又習酒漿，籩豆，烹飪，祭祖的禮節。十五始笄，二十始嫁。至於貴族女子，則有公宮宗室之教。而女子教育的重要科目，爲婦德，婦容，婦言，婦功。』——『內語，係引用商務本范壽康編教育史。

我們由此可見在文明時代的封建制度社會中，教育早已是男女差別，貴賤差別，貧富差別，不復是萬人平等；換言之，即已不復有爲人類全體——或者

所謂「全民」的教育了。至教育內容，是重禮樂，而不及實際的社會的勞動；足見受教育的不從事勞動；反之，從事勞動的就不必受教育。這樣，教育便和勞動分家，教育成爲貴族與領主的專利與化妝品。至女子教育，果如內則所述，更是所謂「賢妻良母」之搖籃地，適爲封建社會所要求者。然而根據自古相傳的「女子無才便是德」，豈不就證明古代女子教育之「有若無」？

封建制度建築於農業經濟的基礎之上。貴族與領主所要求於農民者是努力生產，安分守己，却並不需要什麼知識，故儘可以限制教育的機會。至教育上之着重禮樂，不過藉以粉飾太平，顯顯「治人者」之優遊，且以防止「治於人者」之「犯上作亂」，以期長享盛世之繁華而已。

〔孔子與老子〕 然而這種太平盛世，並不久長；在約二千五百年前，已有好戰的游牧種族從西方侵入，威脅西周之王朝；在此後的五百餘年間，便是中央權力衰頹羣雄割據抗爭之亂世時代，即所謂春秋戰國。當這「網紀廢弛」，

官師漸失所守，『而衆庶苦於苛斂誅求之時，却產生『諸子百家之說』；其中最具有影響者，爲北方的孔子之儒學，南方老子之道教。前者是一種政治哲學，遊說諸侯，高唱王道，謀普及孝弟忠信之德；至其末流，遂全化爲曲學阿世，徒供權勢之具。後者是一種宗教思想，崇尚自然，無視權威，往後以懷疑頹廢的無爲之教而終。在德衛生（Davidson美國人）所著世界教育思想史中（第四章未開化人之教育）說：中國人雖滿口道德，但實際是非常不道德，是偽善，虛榮心強，是奴隸根性，工於卑下的好智（按即孔子之所謂鄉愿）。中國莫說哲學，即連首尾一貫的神學也不得出，至多僅止於打算的反省之程度。中國之宗教差不多是野蠻的；所最誇稱的倫理學，也不出小心與禮節之程度以上。即在稱爲中國的救世主，尊若神明的孔子之倫理學，便也如此。這一段話，把封建社會的道德教育之內幕可謂完全揭穿。試想想『威儀三百，禮儀三千』『揖讓而爭』的光景，真要算得『卑躬屈節』到萬分。誰還相信周代教育是以『養

成完全人格』爲目的的教育，是『以德化民』的『平民教育』？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在約二千一百餘年前，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制，力謀集權國家之確立；『鑒於周末處士的橫議，憂民間詆毀時政，於是把民間所有詩書百家語，都燒毀淨盡，又坑儒生四百六十人於咸陽；這就是焚書坑儒之災。』但仍設博士，『人民願學法令，又可以吏爲師。』故秦代的教育主旨，是在養成事君的官吏，以鞏固絕對的專制權力。對於平民，單就要苦役他們築造萬里長城一端而言，當然是與此等教育無緣的了。

〔漢代的重儒與利祿教育〕 在約二千一百年前至一千七百年前是漢朝的天下，當然還是厲行剝削平民的專制政治。『文帝之時，始置博士，然黃老盛行，儒術未昌。武帝退百家，崇儒術，於是中國遂爲儒術獨盛的國家。武帝既興大學，立五經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又令天下郡國都立學校，教育一時大盛。昭帝則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百人。宣帝又增博士弟子員至二百人。元帝

好儒，設員千人。成帝時，增太學弟子至三千人。光武營造太學，立五經博士。明帝親到辟雍，正坐自講。順帝時，修理校舍，開拓房屋。質帝時，游學者愈多，加至三萬餘人。自黨禍一興，於是學校漸就衰頹。」（范書）

這裏可注意的，是儒家思想的「尊一」與以利祿為獎勵學子的工具。這二者互相關連。儒家是以崇王室，講孝弟忠信為教的。君王乃以利祿誘之，使學子不存異想，而腐心於訓誥；正是一貫的政策。士人之倚附富貴，雖然由漢代始，却由漢代而確立。至於這種教育及於市民之影響，祇有消極的作用。因為牠是在厲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術。

現在試轉眼來看印度。

〔印度之黎明與佛教〕 印度文明展布在干吉斯，印達斯兩河沿岸的沃野中，自北方世界第一高原流來的水，滔滔不絕；在南海照耀着的太陽供給無窮的光與熱；甘美的果樹遍地繁生；穀物棉花自然長育；而且因喜馬拉雅山脈與

伊蘭高地的自然屏障，得以深資保護；因為這樣『得天獨厚』，故民俗多趨於倦怠，夢想，乃至陰鬱沈思。在約四千年前，便有從西北部侵入來的漂泊民族，把原在那裏安住着的土人部落之農業文明征服了，散布於全印度而建設無數的會長國家。他們自身原也帶來一種漂泊種族之文明（是慣於爽快的風土與男性的活動的）；但住定後不久，受了被征服民之陰鬱而沈思的宗教之影響，漸漸地陷於倦怠，過敏，半病的夢想之狀態。經過一千五百年之後，終於產生釋迦及其佛教。釋迦的時代略與孔子及老子相同，他創始類似於老子思想的宗教，而把比孔子的教義更大的影響及於世界。

原始佛教本從古代印度之原始農業的胎內產生，其消極性與博愛性則為這時代社會關係之反映。惟在釋迦時代（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社會，已經確立族籍制度：（一）婆羅門為征服民族之支配階級，出貴族，僧侶，學者，過夢幻飽滿的享樂生活；（二）帝利利與（三）吠舍，為征服民族中之庶民，成於

軍人，地主，商人等階級；（四）首陀羅，爲被征服的農民，勞役者；（五）巴里，爲人外的賤民。釋迦本身是貴族，大概是一種放縱生活的反響，故當時頗有不少青年貴族放棄榮譽而去流浪苦行的。他的教義即以禁欲制我之個人的修養爲要諦，顯見是起於貴族的思想——因奴隸民雖有欲而祇苦不得遂，且一切無權，更何有於我；又以滅却惡行，普渡衆生，獲得在涅槃之永久的安息爲目標，故亦含有贖罪之意味。到了阿輸迦王同秦始皇般完成全印度平定之大業以後，卽利用佛教爲征服民心之具；被壓迫者是不懂玄奧的佛法的，他們既不能滿足現世的生活，不獲脫離現世的痛苦，就把佛教化爲忍從逃避虛無厭世之信仰，更以地獄極樂，輪迴應報之說來『聊以止渴充飢』。

〔印度的教育〕 古印度在佛教發生以前，原已有婆羅門教。僧侶階級占第一位置，重無爲而輕蔑勞動。在上述五種階級中，僧侶卽屬於第一種婆羅門。然婆羅門除出僧侶外，又出學者。教授一切學問（Veda中譯吠陀）及屬於

趨自然的不可見之事項，爲他們唯一的權利。這種學問是誦讀古代國民的宗教讚美歌，誦讀禮拜用之祈禱及呪文，及行使犧牲。此項學問對於雅利安人種（Aryan）之各階級（即上述第一第二第三之三階級）雖皆可授與；然對於被征服的奴隸民（即第四第五之二階級），完全禁止私用，若有犯禁，須受死刑。

形成印度教育及文學之一切基礎的吠陀，據說是由四種教本而成；首三種爲對於招神於犧牲之饗宴的霍泰爾（Hotar）之立格吠陀（Rig-Veda），對於呈獻液汁及其他供物的烏特加泰爾（Udgatar）之撒馬吠陀（Sama-Veda）與對於作犧牲行爲的阿德凡爾尤（Adhvaryu）之雅朱耳吠陀（Yajur-Veda）。此三種，凡主宰全體的婆羅門階級，皆當知道。但第四種之阿忒伐吠陀（Attharva-Veda），與其說是教本，無甯說是第二種階級之吠陀，是記載家庭之禮拜，出生，結婚，死亡，疾病等之規則的。依吠陀發生時代的順序，試檢查其內容，可以推知由記述自然力即火空風等之初期的牧羊歌以至最深遠而空虛的

概念及法式之印度全思想發展之徑路。我們由此即得攷察印度教育之最終目的。

教育之目的是因時代而變遷的。當游牧民族初入印度，軍人階級占有勢力之古代教育多關於現世。惟住定後，開始受自然環境之影響，又染了被征服民陰鬱而沈思的宗教之影響，於是來世問題變為他們主要之問題；視未可見之世界為實在的，可見之世界反是非實在的。此為輕現世的神祕主義與隱遁主義之起原，也為僧侶階級爬上第一位置之由來。這樣頹廢的印度人，不惟相信靈魂不滅，且相信可以化身；要脫離輪迴以得永生。救濟之道，在勞作與沈思。勞作為心的平安，自制，克己，忍耐，沈着，誠實之六手段，又包含犧牲，布施，難行苦行，斷食等之預備的實習；沈思為深思吠陀經典之語。

以上為婆羅門教之真髓。而佛教則是起於婆羅門教與古昔土著宗教相接觸而受非常變化的地方。佛教妄想廢棄貧富制度及雅利安人種與首陀羅之區別。

故爲婆羅門教所不容。雖然在阿輸迦王時代曾經繁榮過一時，但到底敵不過根深蒂固的婆羅門教，所以在阿輸迦王死後，隨印度文明共遭衰運的佛教也祇好出奔到中國日本去了。

故祇要攷察印度人之生活理想，可知印度教育之性質全然爲倫理的，禁慾的；視現世爲無價值，科學自然無由發達。佛教之自己修行雖足以助長同情，溫良，忍耐等性，但失之於容易誤解與過重。要之，佛教及婆羅門教，是『組織的倦怠之體系』，立於臆病的基礎之上，而以無條件之懶惰爲目的。故印度不能進於市民的文化階段，祇留在未開化狀態，終於最初爲回教徒，其後爲耶教徒所容易征服。

現在且更轉眼來看西方。

二 東地中海岸之西洋教育

這是從美索不達米亞及埃及之二流湧出，注入地中海，以創出今日之世界文明者。前者結果於的格里斯，幼發拉底斯兩河四圍的大草原，後者長育在尼羅河所縱貫的沃壤中。

〔美索不達米亞草原之巴比倫尼亞文化〕 塞姆族的巴比倫尼亞王國建設於四千五百年之前，文化尙未脫未開化狀態。在先僧侶與俗人已顯有區別。（在塞姆族未來以前，其地原爲條耳族所建之阿加第（Acadie）王國，設有世界最古之學校，由僧侶管理，凡是得求學問的唯一階級即僧侶皆來出席。在未開化時代，僧侶與學者便是同義語。學校所教除文字外，又有歷史，數學，天文學，醫學，占卜；然一切限於僧侶階級。故僧侶與俗人之區別爲最顯。）以後僧侶階級愈占勢力，他們原是條耳族，用條耳族語；軍人階級大部分是塞姆族，說塞姆族語。這種狀態與中世紀歐羅巴相同；爲中世紀唯一之知識庫的僧侶使用一種言語，其他階級則使用他種言語。其結果，宗教生活與通俗生活分離

，純粹的僧侶宗教發達。其宗教由儀式與神祕的教義而成，非一般人民所得理解；世界上如巴比倫尼亞所行公的迷信之多是沒有的。但迷信也有二種：一爲公開的，成於儀式與祈禱，人人皆得採用；一爲奧義的，或爲一種空想的哲學，與占星學有密切的關係，則爲僧侶所獨占。故巴比倫尼亞教育之性質，是僧侶的，在寺院及有關係的正則學校中教授。這種教育自以關於不可見者爲主，但却包含不少科目，卽讀法，書法，算術，天文學，音樂，文學，言語學，建築，繪畫，雕刻，禮拜，占卜，醫學，歷史，地理學，自然科學及倫理學。文字爲楔形文字，須有許多時間與耐心才能學會；世界最初的成文法典，卽爲用楔形文字寫於磚上者。文學大部爲宗教性質之抒情詩與敘事詩，富於壯烈之特色，對教育極有影響。世界最初的文法學者及詞典編纂者，恐怕卽爲巴比倫尼亞人。世界最初的圖書館，也爲他們所建立。文學爲僧侶之職業，圖書與紀錄也爲僧侶所掌管。倫理學與宗教大有關係，罪惡觀念可說由他們開始。在他們

看來，道德的懈怠與宗教的懈怠，或懈怠與罪惡之間並無區別。實則此乃條耳人種的僧侶對塞姆人種的兵士所施的手段，藉以維持自己的權威的。

巴比倫尼亞之社會如何構成，雖不明；但奴隸終是極多，女子也處於奴隸的境遇，視為情慾的工具，公然在市場賣買。故教育自然以男子且以僧侶為限。

〔尼羅河畔之埃及文化〕 埃及古王國之建立在五千年前，經一千年而至中王國。一想到在這期間所聳起的金字塔（是王之陵墓），壘石數百萬方，高及數百尺，費時十餘年，役使奴隸數萬人，便可推知當時專制君王威勢之大。王為最高神之代表，自稱太陽之子，用神權以統治。助王之神政以從事於治國與學問者，為僧侶；再加上戰士，便成為社會之支配者。其下為庶民大眾，包含農工商牧等各層，和當作俘虜的純粹被征服異民族之奴隸同為受支配被榨取之勞役者。

在埃及及有用的技術甚為發達，除宏偉的土木建造物之外，有如測量幾何，解剖醫學之科學智識，如製紙織麻，灌溉排水之產業技巧；文字由繪畫的狀態進於音符的狀態；書籍有關於天文學，農業，政治，倫理學，醫學等多方面的。又對於文字學者，音樂師，建築家，數學者及天文學者，設有基本學校。故當時的教育雖主要尚在僧侶之中，但在某時期，文字之術也應用於俗人間了。

世界最古之書稱為“Prah-hotep”，之道德格言集，其影響甚為廣大而永遠。埃及的道德是與中國道德同為實踐的打算的。實在埃及之教育就全體言也是實踐的與職業的，其目的便在獲得現世之滿足與保證來世之平安。惟在埃及的女子，與在一般條耳民族諸國的相同，得享教育之利益，在社會及國家上可占自由與有名譽的地位。

〔古代海洋國民菲尼基的文化〕菲尼基人是古代的海洋國民，在三千年前已於地中海沿岸設有殖民市，普及東方先進的文化，傳播西方未知的物產，

於人類社會之進化史上極有貢獻。他們又發明航海學及音符文字，使用阿拉伯數字以作簿記。

〔奴隸之後裔猶太的教育〕 四千年前漂泊到埃及的一部分希伯來人，因不堪埃及及王殘酷的壓制與課役，遂由摩西領導，回歸阿拉伯的曠野。其後至約三千年前，創立希伯來王國，以後又分裂出猶太國來。至二千五百年前，國王在僧侶與預言者聯合的勢力之下，發布法典，使預言者實行。後來法典加上其他要素，成爲「法律」(Torah) 摩西之五經，即舊約之前五卷，作成新制度之基礎。預言者之地位，也由經典學者 (Sopherim) 起而代之。經典學者與各種猶太人教會聯絡，專爲「法律」之保存，解釋與教授。因此有教會學校出現，對於猶太人之宗教的及道德的文化大有貢獻。然同時也使猶太人墮於法律上之形式主義，趨於獨斷，排他與狂信。經典解釋之結果，載於猶太傳經 (Talmud) 中。這種傳經是數百年間猶太人生活及學問之基礎。教授用對話的方法，在學

校中師生皆不帶教科書，惟憑記憶。學校一般所準備的教育，性質上差不多全是宗教的。其課業大都為暗誦聖書的歌句與作成「口述的法律」(halacha)之教師的訓語。他們最講究記憶法，同時使用種種感官以求印象之深刻。無論是視覺的，聽覺的，筋肉的記憶，皆所要求。故學生對於學課，須為不斷的反復；更用種種手段以喚起興味，集中注意。他們的這種獎勵記憶的教育方法，實由亞歷山大利亞的猶太學校移於基督教徒之「問答教授學校」，然後再傳於中世紀及近代之學校。

在耶路撒冷破滅後不久，即在各市鄉為六歲以上兒童設置學校，強制兒童出席。此等學校雖設於露天，但極為重視。在傳經中說：「無學校及學校兒童之處，應該毀滅，」此可見猶太人對於教育之態度。

因猶太人的教育是宗教的，道德的，故教師之性格與學生之禮法，極為重視。學生以中庸，自重，忍耐三者為美德；教師則與學生發生親密的關係以研

究其個性。

猶太教育之缺點在偏狹，形式主義，反乎科學。但所及於猶太人之影響，如使猶太人團結，使他們於二千年間得耐未曾有的爭鬥，雖至今日尚產生許多有名學者，都要算是偉大的。

〔統一王國波斯的教育〕 波斯王國建設在二千五百年前，西越小亞細亞，東掠印度邊境，一時威勢震撼歐亞。在文化上，因專制形式的政府與世襲的僧職，阻止波斯人進於市民的文化狀態。但他們的教育，倒是軍國的，或武士的，而不是僧侶的。因他們雖與印度人同為雅利安人種，但一因不受如印度氣候之使人衰弱的影響，二因與塞姆族（是好戰的遊牧民族）混合，故二者之間大相差異。由於前一原因，故軍人階級比僧侶階級保有優越的地位；由於後一原因，故宗教趨於一神教而不趨於汎神教。他們所奉為代表光明與善之力的神 *Ahura Mazda* 即為軍人階級之神，便是塞姆族化的雅利安人之神。又波斯男性

尙戰爭時的勇氣外，又貴有多數的孩子。對於自五歲至二十歲的孩子，僅僅教以馬術射術與正直之三事。孩子在五歲以前不見父面，在婦人房中過活。其用意在孩子如果夭折，可不使父悲傷。

三 希臘的教育

〔希臘奴隸社會之文化〕 在距今三千年前，有稱爲赫倫 (Hellen) 的民族移住到巴爾幹半島之南端，形成族長的小社會，創立分立聯盟的希臘之諸都市國家。原來當希臘人出現在歷史上時，恰正站在文明時代之入口。父權制度已經確立，開始世襲貴族與王政之萌芽，重視私有財產之神聖，終於發見了給所有階級以擗取無所有階級的權利之制度：那就是國家。

希臘人中的雅典人，因從事商業，貿易航海等事，發生氏族員之大離居；同時，奴隸數增加，異種族人口也增加。於是在雅典設立中央行政機關，把各

族融合爲一國民。其時全國民分爲貴族農民與職工之三階級，惟貴族得獨占官職。氏族制度固已破壞了。

在這個貴族支配之下，一方有商品，貨幣，高利等之發達，他方即有國家之發達。幼稚的國家最先必需的，便是自己的武力。原來國家之本質的特徵，就在從國民大衆分離的公的強制力。以僅僅九萬的雅典市民要鎮壓三十六萬的奴隸，自非有貴族之公的權力即雅典民主國之國民軍不可。又爲鎮壓市民計，另設有警察力。

● 雅典靠優秀的海軍力，戰勝波斯，奪得東部地中海及黑海沿岸一帶之水上貿易全權，國勢頓然增大，莫大的富流入其地。赫倫文明的光輝，實爲從雅典商人財囊中的黃金所放射者。

雅典在波斯戰役以前，早已廢除王政（二千九百年前）宣布以市民之平等主權爲基礎之民主共和政體。這種政制，實爲源於通商發達與貨幣增加的新經

濟條件之新政治組織，在指揮無數雅典商船的富豪之懷中，正藏有奪取王之專制權力而分配之於全市民的不可思議的魔力。故當時的階級別，已不復是貴族與平民，而是奴隸與自由民，異族民與市民之對立。自由民得享受國家經濟的及智識的繁榮之幸福。然而築成全希臘文明之基礎的無數奴隸，却被剝奪了一切的權利與自由，在無情的榨取與壓制之下，為連日熱中於阿靈辟克之競技，消閑於藝術與娛樂的主人們，生產一切的生活資料；又在洪濤上的軍艦與商船中，負擔將世界之富搬至雅典之苦役，忍耐着種種虐待，以偷活於世。

然雅典的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雖是一般自由市民也難免窮乏之苦。窮乏的自由市民不堪與奴隸競爭，反趨於滅亡之路。故赫倫文明，無論表面上見有貝殼投票公民會議等的制度，劇場圖書館等的設備，哲學工藝文學美術等的發達以及許多哲學者及藝術家之輩出；但到底能實際受惠的也只有九萬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在此種社會環境之下，希臘人的教育，自然也自由市民為限。現在講希臘的教育，從時代上言，實可分前後二大時期。前期的教育始於三千年前，其性質，不脫軍事與宗教之二大性質。前者是體操教育，為養成作戰適用的體格，以後變為五藝。後者是音樂教育，即為神前適用之舞蹈、歌唱。讀、寫、算等純是私人的事情，不占教育上的地位。但至約二千三百年前即西曆紀元前四世紀時，因與波斯戰爭結果，希臘社會發生大變，又因有詭辯學派及哲學家出現，個人主義發達，文化內容也生變化，不再注重上述的體操音樂教育，而新產生所謂百科的知識之教育。是即新時期的教育。今就斯巴達與雅典二國之教育分述之。

〔斯巴達的教育〕斯巴達的居貴族地位之市民不過九千戶，而平民戶口有三萬餘，奴隸人數多至三十餘萬；這少數貴族為維持自己的權力，務以團結市民以防衛他們的國家為要著，故斯巴達成為寡政專制的國家，以軍事支配一

切。斯巴達的教育方針，也趨於『尙武』，『軍國民教育』。

自由民的兒童在七歲以前稱爲『母之子』，在家庭聽受古代英雄傳記或神話。至七歲後，稱爲『國家之子』，離開家庭，入公共教育場，一切受國家官吏的監督。教育內容以身體的鍛鍊爲主，而且爲軍隊教練的性質，卽爲騎馬、游泳、競走、角力、投槍諸技。稱爲精神教育的音樂，也以陶冶愛國心，鼓舞勇氣，『爲國而戰死』爲主。至二十歲，入軍籍，任守衛，服役期限有十年之久，生活極苦。至三十歲始許回家結婚，取得獨立市民之資格。至六十歲才解除兵役。女子也與男子同樣，受體操及音樂之國家教育。

在斯巴達教育上常有被人視爲奇事者，即使兒童學習偷竊，平時教以竊取生活上必需之物而不爲人所偵獲爲貴。此事一般看作是鼓勵勇敢與機智的教育法。實際此乃原始遺習，對於新興財產私有制之本能的反抗。

〔雅典的教育〕

雅典之政治組織與階級構成已如前述。教育上之重視身

體鍛鍊，固與斯巴達無異。惟因地域三面臨海，交通便利，故雅典人格多活潑而愛自由。其教育制度也與斯巴達不同。

雅典自由民的兒童在七歲以前受家庭教育，由保姆授以遊戲，尊長及古代英雄傳記與希臘神話。七歲入學，由教僕伴之往來學校。因當時學校許私人經營，除法律規定必須教授音樂與體操之義務外，其餘皆聽父母之自由。故沒有如斯巴達之國立公共宿舍，兒童各居家通學。這時期除受體操教育及音樂教育外，又受文科教育，包括讀書、習字、算術諸科在內。此種學校教育，至十六歲而止。十六歲以後，即離教僕之手而入國立體操場，在國家官吏監督之下，學騎馬、游水、攻戰、競走等武技，又講社交，論政治，以預備國民的知識及了解公共的生活。至十八歲當作獨立的市民，登記姓名於市民簿，宣忠誠於國之誓，受軍事教育二年，第一年在雅典附近學習，第二年派至國境，防衛要塞。至二十歲入於正式的市民階級。這二年即以國家為學校，其課程即為國家

之職務。

女子教育適與斯巴達相反，極不注重。因雅典之父權制度早經確定，厲行一夫一婦制度，又梭倫定為法律（在二千五百年前），故女子以整理家政，順從丈夫為天職；雖在家庭受教育，但以學習縫紉烹調等家事及宗教儀式與一般禮法為限；正和差不多同時代的中國周代封建社會之女子教育相似，都是所謂『良妻賢母主義』之教育。

以上所述為希臘前期的教育。自紀元前四世紀，雅典戰勝波斯，代斯巴達握有希臘之霸權後，教育為之大變，是為百科的知識之教育，或先知主義的教育，也為對國家主義的自由教育；所謂希臘後期的教育即指此。

這種教育注重文法，修詞數學（幾何學與天文學）哲學及實際的應用。以詭辯學者（Sophist）為斯種運動之中心。柏拉圖雖對於個人主義而唱國家主義，然主張『非哲學者不能治國』，仍不外先知主義教育精神之表現，且可視為

軍事宗教萬能之反響。初等教育有如前述，已爲私人的事業，而非公共的組織，興味全集中於知的高等教育。修詞及哲學之學校大興。雅典原有對十八歲及十九歲青年男子授以二年軍事教育的兵營式學校，但後來減爲一年，繼且取消強制辦法，一變而爲各派哲學者講學之處，是爲雅典大學。以後此類學校雖然消失，但百科的知識教育之精神，仍支配中世紀之教育，奉爲理想；而所謂自由教育之思想傳至二十世紀還與職業教育相對立。

〔希臘三哲的教育觀〕 稱爲希臘哲學之父的蘇格拉底（他比孔子後生約一百年）高唱德行爲社會生活幸福之基礎，深信服從國法爲雅典市民的義務，正是一位「國家主義信徒」，可與孔子的儒學對比。他的弟子柏拉圖，在哲學上完成超自然的唯心論之學說；在他的理想國中，主張執政者須爲哲學家，認個人爲國家一分子，男兒要受體操、讀書、音樂等的教育，以及軍事教育及數學哲學等學科，以修養治理國政的才能；對女子主張與男子受同一之教育，算

是特色；然而在他心目中的國家是承認奴隸當存在的。可知他的教育學說，祇是為支配階級設想。再有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更是亞歷山大大王的御用學者，因為他，希臘的哲學遂陷於形而上學的觀念論；他認國家有教育國民之義務，而教育目的則在完成道德的生活；可是他的教育觀僅以市民中的男子為限，至於女子及奴隸之教育，毫不注意。可見他也不是個人類教育家。

〔希臘主義的文化〕 赫倫文化是被稱為近世歐羅巴思想之根源，現代世界文明之基礎者。它的表現於建築、繪畫、雕刻、工藝等美術上雄渾奔放之現實的氣派與表現於古傳、詩篇、戲曲、歷史上自由進取之冒險的精神，與由孔子及釋迦所代表同時代的東洋文明，大異其趣。特別是希臘哲學之發展，集成了古代人類智識之精髓，開始要由合理的思考以解釋荒唐無稽的古傳神話，要用物理的探求以究明宇宙之原理與萬物之根元。但從雅典全盛時代，此等學者對於人間自身偉大之力也發生驚奇與研究，終於對欲看出自然現象之客觀

的法則之唯物論而引起要定人生目的，設倫理規範之主觀的精神主義。後來希臘的文化與教育傳於東方諸國，其中心點便是馬其頓的征服者亞歷山大所建設的亞歷山大里亞市，那裏有藏七十萬冊圖書的大博物館，有研究天文、地理、數學等的學者一萬四千人。東方諸國的人民，都在那裏交換意見；希臘人與猶太人也以平等的關係互相生活，互相尊敬。希臘人之競技學校與猶太人之教會學校一起發達。由此，希臘人得親近猶太人之一神教與道德的熱誠，猶太人也得評價希臘人之文化。且有許多猶太人說希臘話，取希臘式姓名；在猶太人之學校中添上差不多包含「自由七科」的希臘之課程。這時候，赫倫文化變為希臘主義的（Hellenistic）文化，為自由主義世界主義之教育。以後羅馬帝國即繼承此種教育以企圖世界的支配。

四 羅馬的教育

〔羅馬的社會基礎〕

約在二千六百年前，有一羣移住種族在羅馬地方建設都市。以後雖由王國變而為共和政體，但參政權依然限於貴族，平民只向貴族租地從事小規模的營業，過貧困的生活。貴族與平民間之鬥爭是陸續不斷的。其後因凱撒的遠征，更掠得許多被征服地之強壯男子，美貌婦女，以及職工學者藝術家等等，愈增加奴隸的數量。這批奴隸是完全隔離一切人間的待遇的，祇當作能說話的家畜看待。且其時政治又變為絕對的專制；支配者之專橫淫暴，為歷史上所僅見。於是奴隸動亂，也成為羅馬史上的特色。等到最後奴隸制之大農業在經濟上成為不可能時，羅馬國家也就亡了。

〔羅馬的教育〕

羅馬初期的教育，自與其他原始時代的教育相同，是軍事宗教中心之教育，目的方法都是實際的。惟在王政時代，一夫一妻制早已盛行，父為專制的主人，妻雖占有責任可尊敬的地位，但在法律上是屬於女。子女惟父之命是從，父有把子女捨棄，處死，出賣為奴隸之權。希臘之父，務謀

子女能及早獨立；然羅馬之父正相反對。羅馬之家庭生活是敬虔的，威嚴的，刻苦勉勵的——可說是清教徒式的。兒童最先教以從順兩親，敬神。到兒童稍稍長大，認為不妨離開家庭時，即令自去跑跳，擲球，游水，騎馬等等。一達十六歲，穿上「成年者的外衣」，登記為市民，開始至公會堂及大人社會中去從事公共生活。至於這期間的少女，跟母安居在家庭，學習家庭生活之方法。羅馬少女的理想，在養成溫良、高尚的德性，做個良妻賢母。要之，古代羅馬人的教育，是與羅馬人的生活相等，非常實踐的，僅僅備供家庭生活與政治生活（包含宗教生活）之作用。羅馬人的宗教因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家庭與國家結合的勢力。故羅馬在長時期內沒有學校。必要的教育，在家庭，市場，及田野中教授。什麼教科書都不備。年代記與法律由特別的官員記錄；官員為此須受特殊教育。小曲、戰爭及宗教之歌、法律等等，全憑記憶，用幼稚單純的調子歌唱。即在全盛時，也差不多全不懂文學美術及科學的。

以上所述，是羅馬尚未與希臘文化多所接觸以前的上古的教育。與希臘文化接觸開始，至少是在共和制勃興（二千四百年前）以前。其時文學的教育已漸次普及。然正式學校之開設是從二千二百年前起的。同時上流階級之人，由奴隸之家庭教師，學習希臘語之知識。至西曆紀元前一四六年，羅馬併吞希臘，於是羅馬的教育完全模仿希臘，用希臘語教授。以後雖有人創設用拉丁語之學校，且創出拉丁文體；然帝國治下之教育在許多方面都是希臘風的。如羅馬文學，實不過希臘型之形式的誇張的模仿。在羅馬最盛行的研究雖為文法（文學）修詞學及哲學；但哲學常不出風雅的嗜好之範圍，修詞第一着重實用。羅馬最大教育家昆體良（Quintilian）的名著 *De Institutione Oratoris*，即以修詞為主題。他於紀元約六八年在羅馬設修詞學學校，受國庫的俸給。從他這本書中，我們得知紀元後初期羅馬教育之概觀。本書記載育兒法，言行之良習慣養成法，讀法及文學之教授法。他非難家庭教育，獎勵在學校的競爭。學校中

的研究以文法——即由方法論與歷史論所成的文學——音樂及天文學爲主。出學校後，有志的青年可就修詞學教師，學得擅長會話及演說的一切技術。爲知識的知識是幾乎不爲羅馬人所想及的。在羅馬人，言語之力即修詞學，可以代用爲思想之力即哲學。

但在這點上也有非希臘風的教育。那就是本來非審美的，不以「快美與光明」爲目的，而以力與精銳爲目的。這不是教化，而是苛酷的訓練，往往流於殘忍。如兒童讀書時，發音一有錯誤，即須受酷烈的體罰。學校從日出到日沒，絕無休息的時間。教室非常狹小，設備不完全，無桌，有時連椅也不備。羅馬的國家，在任何時代都對教育不具多大興味。故學校皆屬私立，教師受人輕視。因之教授歸於不適於他項職業之人——大致爲新自由民或奴隸——之手。他們與木工鞋匠入於同一類社會層中，受同樣的待遇。如昆體良之修詞學者得占重要的地位，僅不過在帝政時代中之一時期而已。

惟於此有興味之點，是羅馬採用希臘教育之理由，決非偶然。羅馬之凱撒，當初爲羅馬社會缺乏勞動力，生物產甚少，爲掠奪生活資料及充實奴隸起見，故有他那麼樣的侵略政策；等羅馬大帝國成立之後，到擴張羅馬支配於全世界，所以在文化上，也不可不是世界的。而希臘之文化，在當時已如前述，成爲世界性的希臘主義的 (Hellenistic) 文化，不復帶有地方的國民的意味，故竟被羅馬支配者所賞識，予以利用；這正和以後君士坦丁帝公認基督教爲國教以謀統一人心之手段相同。基督教由此急速廣布，中世以後發達爲歐羅巴國際的宗教；爲紀念教祖耶穌生誕而定之爲元年的西曆年號，正通行於現在的全世界。那是從今二十世紀即約一千九百三十年前。以下我們的教育史也依照這個年號。

〔羅馬帝國分裂以前之拉丁文明〕 從希臘繼承赫倫文化的羅馬，雖然發展了於建築土木，文藝音樂上有特色的拉丁文明，羅馬公民又富於堅忍不拔的

性質與政治的才幹組織的能力；然他方面，有爲奴隸所有者階級國家的侵略政策之指揮官凱撒當包圍亞歷山大利亞時，不惜把代表古代人智最高發達的博物館付之一炬；在他以後三百年帝國繁榮期間，集中莫大的財富與土地於手中的少數富豪階級（當初的貴族已經併入到大地主及大富人之階級），又獎勵過度奢侈品的生產，支配者之荒淫專橫，更爲自古所無；故平民大眾之生活窮乏，達於極點，淪落於奴隸之境遇者日多一日。在這種情勢之下，教育自然不振，而且得享教育權利者，也以少數富豪者之子女爲限；一般奴隸乃至貧民當然說不到受教育——實際他們也並不需要受那種單學習修詞法律以預備支配才能的教育。

第四章 中世的教育

——約自千五百年前至四百五十年前之一千五十年間——

這時期內，我們的歷史上發生如下的幾件大事：基督教勢力之普及與基督教教育之支配；日耳曼民族之興起與封建制度之確立；還有回教徒之活躍與新商業都市之發生。我們於此先來說個大概。

基督教是猶太一個苦木工約瑟之妻在未婚前的私生子耶穌所創的。他要改革猶太教，自稱爲惟一萬能的宇宙創造者，全人類之父之神之子，以博愛爲宗旨，無視階級的差別，主張經濟的平等；謀於正義之理想下以改造社會。基督教非如佛教之非現世的，乃用平易簡明的標語，從當時制度下最是不平的窮困人中找出熱心的信徒，向着吸取偶像破壞，自由民權之新文明思潮之全羅馬人心，忽然流入；尤其是飢渴於解放希望的奴隸們，翕然信奉；且因耶穌之被羅馬殖民總督處以十字架磔死之刑，愈激起了門徒的熱情與反抗，使基督教廣爲流傳。其時羅馬帝國治下的一般庶民，困於支配者的橫征苛斂，淪落於奴隸之境遇者日多。這樣大羣的「能言家畜」，雖然也曾幾次集合數萬人崛起動亂以

反抗政府，（二千年前斯巴達之奴隸動亂，與政府軍對抗四年之久，）然終於為支配者的絕端恐怖政策所撲滅，且因酷虐取締，嚴重搜索，再也不能有結社形式，於是祇好匿跡於秘密之宗教團體。又因當時的經濟關係，尙未到可以使奴隸結成爲社會的生產階級之地步，故他們在多年壓迫之後，逐漸喪失勇氣，很自然地投入於含有神祕的宿命觀之基督教懷中，而把促進歷史發展，革新社會構造的推進力流產了。最後在第四世紀時，又經君士坦丁帝定爲國教，懷柔利用，以謀吸收民心。而與皇帝野合，成爲支配權力之城寨的基督教會，更稱最尊之長老爲法王，當西羅馬帝國滅亡時，更巧妙地教化新來的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初入於農業文化之階段，教會即當作農村組織者，深入其間。因教會是當時惟一的過去智識之貯藏所，僧侶是惟一能讀寫之人。他們即教授播種及收穫之時期，并爲農民醫病。於是教會勢力深入於民衆生活之內部，且漸漸具有政治的組織之才能，法王與皇帝遂互相利用。至八世紀之終，法王利用

查理大帝幼稚的虛榮心，授以帝冠，使復與西羅馬帝國。由是基督教會之世俗的權威足以支配封建主義全盛期中歐羅巴諸國之王。故基督教之所以普及與得支配教育，自有其物質的背景，決非僅靠教義之力。

日耳曼人在第四世紀以前，尙是狩獵民之種族團體，多少帶原始的住定農業與酋長的遊牧羣，故屬於未開化的社會發展階段；至第四世紀之終，才侵入羅馬帝國之領土，紀元四七八年西羅馬帝國爲傭兵哥特蠻族所崩壞以後，遂占有西歐羅巴全土，創立族長的農業王國。當時他們開始入於父系制的階段，然母系制痕迹尙頗濃厚。女性尙爲一般所尊敬。（今日歐羅巴之有尊重婦人之習，還是那時的遺風。）日耳曼人因不能將多數的羅馬人包括於自己氏族之內，又不能以氏族制支配羅馬人，於是便有設立新國家之必要。日耳曼人的氏族組織之各機關，急變化爲國家機關，氏族之軍長遂變化爲國王。如斯，日耳曼人將瀕死的歐羅巴賦與了新的生活力。愛國的歷史家指這個生活力爲日耳曼氏族

固有的魔力（即國民的特質），然實際不然。當時的日耳曼人僅具有野蠻性的強味罷了。

又當初日耳曼人侵入羅馬帝國領土時，他們不知有奴隸，將古代文明社會之階級制度全然破壞，創建自由農民之村落，在所謂黑暗時代的歷史期內，却現出生產勞動者之黃金時代。然後來進於住定農業，為防禦新的侵入者起見，發生分業：一部專任戰爭守衛，一部專任耕作，而提供一定的收穫於為族長之戰爭指揮者以保證戰鬥者之生活。由是發生領主與武士之階級；大領主獨占廣大的領土，使有功勞的武將分治，自己支配所有諸侯而為王，各諸侯也各養許多武士，預備為王効勞。他們的這種關係，即由為中世紀封建社會制度所建立的土地與農奴之根本基礎所維持。當時的社會組織，上為法王，次為國王，然後領主武士，最下為農奴。

在領主的居城與教會的建築所在之處，便有專門的手工業者與交易物產的

行商出現。在古代舊貿易都市及大城鎮中，許多工商業者集合，成爲常設的市場，終於發達爲中世後期的新商業都市。因貨幣資本與工商不斷的發展，以農業生產爲基礎的封建制度遂告沒落，而國民的統一國家着着實現。

我們的中世教育史即在這樣的背景中相應而生。這所謂中世的範圍雖在歷史家也各有異見；若在思想及教育方面言，大致是由紀元五二九年封閉希臘式學校（前述雅典大學），以基督教統一教育開始，迄於十五世紀爲止的約一千年間。然在此以前的基督教初期教育，因內容上當入中世教育之範圍內，故卽從此說起。

一 基督教的教育

原始時代之教育爲宗教與軍事之實用教育或職業之實地指導；在希臘全盛期，才有美的理想的教育。到了中世紀，雖還是以希臘之學問與哲學爲其內容

，但要由基督教的見地予以選擇取舍。其間有種種的學校與種種的教育形式，且實爲近世教育制度之基礎。今依次述之如下：

〔問答教授學校〕 這是用問答教授法 (Oratorism) 實施基督教教育的學校。初期的問答學校，全爲洗禮之準備，學生有老幼男女之不同。第一世紀中葉，在亞歷山大里亞的問答學校頗發達，兼教幾何、物理、天文、哲學。其他問答學校，仍以道德的修練爲主，唱唱讚美歌，行行祈禱而已。這一亞歷山大里亞的問答學校，在許多年間，實爲一切基督教學校之典型，又爲古代教育界與中世教育界之橋梁。基督教學校與異教學校不同之點，在前者把一切當作永久的救濟之手段，而惟在神學與宗教之周圍迴旋。希臘人爲現世而教育，基督教徒則爲來世而教育。在基督教教育上雖以耶穌之國民的神學占主位，但因希臘學問而合理化，從而普遍化。這表示東洋思想對希臘思想得勝利，理性變作信仰的小使。在此，超自然做了主角，屈科學與自然成爲奴隸。

〔教父的教育〕

神，救世主，神聖之三概念，是被壓迫的猶太人於欲恢復其本國與政治的權力一事上所聯帶發生者；然在基督教徒間，變爲三位一體的人格，墮落的人間在天國復歸於神之思想，而這思想由於與希臘思想之接觸得着哲學的表現。因此發生了教父之教義；這教義實由猶太人得其實體與權威，由希臘思想得其普遍的形式與形而上學的內容，再由羅馬得其組織與普及力。在希臘語與希臘思想行使的地方，希臘之哲學的要素，不絕地壓倒猶太的要素。然在他處，特別是拉丁語行使的地方，情形全異。耶路撒冷陷落後（紀元七〇年）猶太的基督教即非希臘的基督教之中心，在乎羅馬。在有勢力的羅馬社會中，猶太之傳統的非哲學的要素，確乎保持優勢，竭力拒絕希臘的要素。此由「使徒之信條」可以爲證。那是不含有希臘思想與形而上學思想之痕跡的。猶太之傳統的要素，即隨羅馬社會之勢力而廣遠，羅馬僧正之權威擴大，同趨優越。換言之，信仰科學之地位，超自然界取得自然界之地位。科學與知

識固然衰微，而殘存的信仰也墮落於極度的迷信。在四世紀以後的教父，特別是在西方的教會，便都是這樣竭力排斥希臘思想的。雖是真正的學者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尙且於改宗後，即拋棄異教知識，甚至宣言『建設天國者是無學者』。六世紀時，有僧正教授文字（文學），法王即予斥責，認爲莫大恥辱，宣言聖語是離文法而獨立的。其時雖也有人著一種教育百科詞典（題爲 *The Nuptials of Mercury and Philology*）；翻譯希臘語及其他書籍，勸國人努力研究；又有本泥狄克特派（詳下）定僧侶每日讀書的規則；但迷信與無知之濃雲，終在羅馬加特力教會支配之下，層層籠罩；到第八世紀，黑暗達於極點，其時學問差不多從全歐羅巴大陸消影滅迹；直要在極西的英吉利諸島，特別是愛爾蘭，與極東的敘利亞，才得到最後的避難所。在第八世紀後年由愛爾蘭與英格蘭僧侶所發起之運動，與三四世紀後先在敘利亞發生，次由勝利者回教徒輸入歐羅巴之運動相會合，才見歐羅巴稍放光明。故回教徒之教育值得

注意的（另詳下文）。

〔查理大帝時代〕 當第八世紀黑暗之後，教育在歐羅巴復興時，已不復在拉丁人間，而在征服者的日耳曼人間了。這個復興，所受於愛爾蘭或蘇格蘭僧侶之感化者實多。愛爾蘭於第六世紀後，已成爲強固的信仰與學問之地。等羅馬人退去不列顛，另發生一種與羅馬大不相同的基督教。有學識的僧侶，將其教訓傳入全歐羅巴。不久，盎格魯撒克遜的傳道師與教師，隨從愛爾蘭人之後，也努力於大陸教育之復興，尤其注意於佛朗克人。佛朗克人其時已發展爲政治上重大的民族，除爲回教及君士坦丁堡所占有的土地，已占有原爲羅馬帝國所支配的全領土，且與加特力教結成關係。到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做了佛朗克的惟一統治者（七七一年），益謀利用教會之力以謀統一種種國民間的感情及教育；等他從羅馬法王戴上西羅馬皇帝之冠，西方世界之政治權力便顯然由拉丁人轉於日耳曼人。同時佛朗克寺院也進於成爲西方基督教之代表。

查理在戴冠式以前本已召各國學者，立普及教育於民間之計畫。其中最著名的學者，爲盎格魯撒克遜人阿爾琴（Alarin, 735—804），任爲宮廷學校校長。且一般被認爲中世教育之父。他的目的似在復興尚包含異教要素的聖奧古斯丁時代之教育，且保護「自由七科」。七八九年會有所謂教育普及會，叫各僧院設立學校，教授唱歌、算術、文法。又查理卽帝位後，一旦得勢，卽主張教會當服從國家，無論國家與教會皆當以大帝之意志爲其法律；且力主教育要養成國民愛國心，更命僧侶廢拉丁語而用本國語以講演。顧雖如此，教育仍然以教義爲本，因宗教究是吸收民心的良工具。等查理死後，八一七年之法令：僧院學校以修道僧爲限，遂又成爲排他的教育機關。而阿爾琴實際在一切方面也是拘於教權，非常保守的人。他受改宗後的奧古斯丁之感化，所行一切事業皆以使人人準備來世爲目的，埋首於純基督教的教育，連子弟間的遊戲尚且鄙視，對於科學自然更無所知。惟當時因阿爾琴及查理的影響，在西方終算興起了教

育。這種教育成於三個階段：（一）初等教育由教區的僧侶教授；（二）中等教育，與寺院連絡或在僧院教授；（三）高等教育，限於「家庭教育」，在某種意味上為後世大學之起原。至九世紀末葉，英國有亞勒弗烈大王者，仿查理之所謂學問復興，設許多寺院使為學術之中心；然其改革之動機，不過為補補了解教會儀式及拉丁語牧師之不足而已。

〔煩瑣哲學〕 當加特力教會之世俗的權威，支配全歐羅巴時，一面有莊嚴的哥特寺院，到處高聳；一面有讚美神祕的迷信之詩歌，隨地吟唱；而至十一世紀，更有為證明聖書奇蹟與天地開闢之「御用學者」煩瑣哲學（*Scholasticism*）發達。煩瑣哲學想用論理或辯證法以作宗教上信仰之證明，想給以前種種神祕的遁世的僧侶之人生觀以合理的根據，因此，固然呈現排斥教權而重視理性之傾向；但其實際，乃如八世紀查理大帝之復興古典，為教會而利用文法修詞；煩瑣哲學之研究神學，也為教會問題而利用希臘哲學。原來這時候，東

方的回教已着着進逼，基督教會立於防禦的地位，爲對抗計，不得已祇好向來視爲妨礙信仰的文法、修詞、論理俯首，權請它們來做武器。煩瑣哲學就是應這個機運而產生的。中世末葉興起的中世大學雖爲由社會生活的要求，具有獨立的學術機關之性質；但因當時的教會尙占有最高權力，故神學科不得不設；即在大學以外，神學的研究也極興盛。大學雖尙有法科醫科，但如有名的巴黎大學、牛津大學竟尙以神學爲主科。十二世紀後半在監督學校即基督教之監督長所監督的學校，實施神學中心之教育；又高僧教會學校亦復如此。

這種煩瑣主義之教育，神學的教育，固有許多批評家評爲狹隘偏頗；然也有人因其注意於知識之系統的組織，崇尚論理的分析，養成銳敏的論理力，認爲開拓近世科學研究之基礎者。實則用權威以說明，僅知演繹以形成系統的知識，已窒礙了自由研究與批判態度之啓發；何況知識的內容以神學的材料爲限，教育的方法又惟形式是重，試問那裏來的科學精神？原來當時的教會，看科

學的研究，智識的追求，以及疑問的發生爲罪惡，違反禁例者由宗教裁判予以嚴罰。人只須信仰祈禱，一切問題要由神之全能來解決。初期教會之組織的機能已經告終，過去智識之貯藏已經喪失，如今却變爲代表中世之黑暗與保守的最迷頑思想之淵源了。

〔其他受教會支配者〕 文法學校、唱歌學校等都是實施基督教教育的。文法學校教拉丁語；唱歌學校教唱歌及讀書。十四世紀以後有許多學校（附設於小寺），凡有僧侶二人同居之處，即以一人教文法學校程度，一人教唱歌學校程度即下級生。這種學校支配十四五世紀之初等教育；故雖至十五世紀即距今五百年前，基督教的精神還不失爲一個中心。

〔女子教育〕 女子入尼院學校學音樂手藝拉丁語等，畢業後在婦人之私室受道世的隔離的修養，也無不是中世的基督教的性質。

二 反教權的教育

中世歐羅巴的教育，彌滿着基督教的精神，即說教會教育差不多占有教育全土也無不可。因之通常教育史終把我在本節所欲述的二種教育乃至後面將說的中世大學都列入基督教教育範圍之內；原來這也不算錯誤。惟這種教育雖然形式上離不了宗教色彩，但實質上却在基督教之圈外，甚至含有反教權的性態。故特另節述之。

〔本尼狄克特派教育〕 第四五世紀時，有基督教徒認當時社會墮落不堪，而隱入山林以修行者。初皆獨居，後知獨居有弊，遂設立僧院，制定嚴格的院規，以營共同生活。同時附設學校，以教育教徒及俗人子弟。此為僧院主義與僧院學校之起源。其中最有關係於教育者為本尼狄克特派，創於羅馬貴族之後裔聖本尼狄克特 (St. Benedict, 480—543)。在他所創立的僧院，制定每日禮拜與作業之條規，力斥當時隱遁者所行之激烈的苦痛；至作業種類，則為耕作、慈善事業及少年教育等；這些都為救當時社會乃至教會之「時弊」之要圖

。以後繼起者大有其人，未及百年，此種僧院竟達二百五十有餘，遍於歐羅巴各國，且皆出其豐裕的資產，從事於教育事業。此類學校所收學生有貴族、僧侶、自由民；最初授以道德的與宗教的教育；稍進則授以養成將來之宗教家、政治家及學者之教育。所教學科即以受希臘百科的知識之教育精神的「自由七科」(Seven Liberal Arts)為主。這「自由七科」在當時已經流行，內容如下：

：(一)文法(包括讀、寫、與言語之構造及其使用法)；(二)修詞學；(三)論理學(三段論法、辯論、定義等)；(四)算術；(五)音樂(包括繪畫雕刻及一般美術)；(六)幾何學(包括地理學)；(七)天文學(兼占星術)。各學科之教授，固仍基於教義。且至九世紀之初，有僧院學校專以教授僧侶為限的法令，教育性質仍爲了來世而集中於純基督教的傾向。然我何以要把它作爲反教權的教育呢？則因剛在四世紀後，教父特別是西方教會排斥希臘思想之際(見上述)，本尼狄克特派却起而發達僧院教育，研究由希臘自由的主知的教育所傳

來的「七科」，是儼然和教父教育取對抗的形勢。

〔武士的教育〕 這是顯然的反抗基督教權的教育。在本章開首述封建主義的社會制度時，已說明日耳曼人間領主武士階級之發生。大領主兼并土地，分封武將；自爲支配國內諸侯之王，諸侯也各領封土，衆養許多武士，預備一朝有事，可爲國王効忠。雖然他們自滅亡羅馬後，大受超自然的帝國卽基督教的軟化；尙有查理大帝受法王的利用，不借用武力強制日耳曼人之信奉基督教；然以日耳曼人之蠻性，豈容易屈服於厭世的教權；自第十世紀之黑暗時代以後，查理大帝國已陷於分裂，基督教會又非常腐敗，於是日耳曼人之現世的進取的「野蠻性」，更不滿意於基督教之隱遁的教權。所謂武士的教育，遂跟着封建制度之發達勃然而起。

就當時武士與君主之關係而言，是以密接的義務關係相結合的，卽君主對臣下有扶養與保護之責任，武士對君主則有忠誠與服從之義務。又因日耳曼人

尙有母系制之遺迹，故對婦女保有尊敬之風（見前述）。故武士教育之目的，就在効忠主人與保護婦女。所受學科爲騎馬、游泳、射術、擊術、狩獵、將棋、作詩之七藝，又注重練習交際，鼓舞名譽心，與基督教教育之性質正相反，且爲宗教的勢力所不及。然基督教對世俗的權威究竟確立已久，故雖在武士教育中，也要學習教義，並宣誓保護基督教。以上各科之教授，無特別學校之設施，即在王侯宮庭或有名的武士家行之。武士的子弟於七八歲以前在家庭受母親的教誨，習順從尊敬諸德；到七八歲入貴族家供差遣，並習武士的禮節及遊戲；至十五歲，乃持武器，練武藝；及二十一歲，行莊嚴儀式，加入武士之列。女子也在家庭習家政及當時所行禮儀作法，有時加以讀書、習字、詩歌諸科；貴族武士之女子，入王侯宮殿，在特設學校受高尙的教育。

此種武士教育在全歐羅巴各國皆有，惟以德法及西班牙等處爲最盛。以年代論，則以第十世紀及第十二世紀爲最著。

三 阿拉伯人的教育

當中世初頭所謂歐羅巴文明史上之黑暗時代，自紀元七世紀至九世紀間，却有獨自活躍者，是為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住於沙漠地方，以遊牧與隊商為業，在不統一的族長支配之下，為近隣強國所征服；但羅馬衰頹後，以東方貿易業者之地位漸漸獲得經濟的勢力；他們之神祕的宿命觀與熱情的慍悍性不久與猶太教及基督教湊合，遂生出第六世紀謨罕默德之戰鬥的宗教思想；在他的指導之下，獲得政治的統一與民族的獨立，以武斷的布教政策與商業的經濟勢力之發展相伴，成就了阿拉伯人的神政國家之大活躍。回教徒東西併進，東及印度西北境，西經非洲海岸而至西班牙，更脅迫羅馬帝國。到八世紀中葉，分裂為東西兩卡力夫（Caliph）王國，以交換東西兩洋物產，傳播薩拉森文明於歐羅巴，留有獨特的功績。

回教在非哲學的阿拉伯人間，原無需於知識與教育來維持；可蘭經之記號（詩句）祇憑口傳以記憶，文字也不必要。謾罕默德自身恐怕確是不會讀書的。但當回教用刀劍越過阿拉伯領土而傳於古代文化之地如敘利亞巴比倫尼亞埃及等處時，事情就變。大概要望在此等地方為基督徒的人民容受回教，所以不能不如初期基督教之用希臘思想之普遍的形式及理性來裝飾一下。本來東方的敘利亞，與其他東方諸國相等，自亞歷山大時代以後，即受希臘文化與學問之影響。到了此時，在此等地方，即把希臘哲學者數學者及醫家之著作，一部由敘利亞語，一部直接由希臘語翻譯為阿拉伯語，故進步的學校陸續建設，偉大的醫家數學家及哲學家開始出現。自第九世紀中葉至第十二世紀初期之間，世界學問之大中心，實在伊刺克（Iraq）地方之回教學校。後因招狂信的阿拉伯人之猜疑與反對，遂把這種學風遷往西班牙的回教徒都市中。其時這些學者為真理與正義，作成教育方針，與回教之宿命論及迷信相鬥，并在當時科學所許

的限度內教授完全的教育。因此，哲學、文法、天文學諸科，盛行研究；化學、代數、三角術諸科，大有進步。歐洲各國之學生都來就學於此種阿拉伯人之學校，其中尤以在西班牙的哥爾多巴（Cordoba）為最盛。

阿拉伯人的學校分普通專門兩種。施普通教育的小學校設於各地；施專門教育的大學，在阿拉伯領土內共有十七所，如巴格達（Bagdad）及哥爾多巴大學等就是。

四 中世的大學

在中世歐羅巴發生大學之前，高級之教育機關祇能從寺院的學校中見到。但這並不是適應一般社會之要求者，而祇是為僧侶之教育機關。原來羅馬帝國之崩壞，關於教育的支配權，也隨着它的軍國的世界帝國之支配權同證於即以羅馬為中心的基督教之世界的宗教帝國。故教育制度之成立也受宗教帝國的限

定。宗教支配教育的情形，就如本章首節所述。但這是教會的支配之要求；另外却發生與此各別的社會之要求，雖是這個全能的宗教支配也屬無可奈何。

羅馬帝國之統一歐羅巴是靠世界的交通之發達。如今爲中心的羅馬帝國之崩壞，就把中心文明——即羅馬文明——以外的東方文明循着同樣的交通路徑輸入於歐羅巴全土；同時爲這個輸入傳導體的工商業之世界的——全歐羅巴的發達，一面打破文明之羅馬的中央集權，一面即作成各民族之文化的中心——此爲後代民族國家成立之素地。宗教的大統一帝國，在政治上促成封建的小國家，在社會上促成自治的諸團體——都市基爾特——之發生。

這時代基督教的世界精神之使命，雖在超越此等分權的小國家之割據的對立，而產生一種可以適應世界交通之生活形態的大寺院階級。然而宗教意識之機能究有限制，教會教育要當作羅歐巴交通發達所引起的新生活組織之科學的方法，自不可能。教會之教育機關，只是教會支配所必要的智識之機關，對於

世俗的生活之智識非所顧問。而現實的社會生活者之要求實不在前者而在後者。祇爲了最高的統制權力屬於教會，社會尙未有得不經教會許可而創設自己所要求的制度之自由。所以一方面在各個文化中心地有應於社會生活所必要的智的要求之學術教育機關自然發生，他方面這種自然發生的機關，爲要具有學術團體之充分的機能起見，不能不服從當時教會之統制；因不如此，便會當作異端而受教會的迫害。當時教會雖尙自信於人間教化上具有絕對權力，但終於不得不對此等學術團體而下特許證，實可視爲在教會的統制與社會的統制之競爭上，社會的統制獲得勝利之表示。

此等學術團體，完全爲社會的協作體，——雖然爲對付當時公共的統制起見不能不含有一定之宗教的性質——在實質上是超越宗教民族等之範疇，而爲純粹的學術團體。稱爲歐羅巴第一大學的意大利之撒列諾 (Salerno) 大學（在十一世紀）雖有人說是繼承寺院學校；然起初當作大學而發達時，實包容當時

因宗教關係而在歐羅巴全土受迫害的猶太人，構成爲教師及學生之一集團。一切大學原來都以世界的交通爲動機而發生者，故不論起於何地，其團體之要素，多爲由各地移住於該處之異邦人所成。寺院學校多係在於山間僻地，而大學獨發生於當時新文化之中心地者，卽爲此故。當時之大學，無如今日之學級，却依國籍 (Nation) 而區分。University (大學) 一語也起原於拉丁語之 *Universitas*，卽爲當時由此等國籍所成之集團。

故所謂大學之學術機關，顯然不是由教會或國家之階級的支配所生者；反之，因是社會的統制所生之組織，却與教會取對立的態度；雖因當時教會強制的統制對此占有支配的地位，是以不得不受其特許；然這種特許正是學術團體之實力所爭得者；而且學術機關在中世當作獨立的社會集團而成立，確乎具有今日所盛唱的『大學自治』與『學問獨立』之事實。

當近代的民族國家發生時，爲對抗教會的支配計，因與大學同其利害，故

對於大學脫離教會支配之運動，終是站在後援者的地位。不惟如此，國家且由自己設立大學，具備國家統制的教育機關，以與教會的相對抗。所以在基爾特的起原之大學以後，便有爲國家即帝王所創設的大學之時代。歐羅巴最有力的大學，如英國之牛津、劍橋（Cambridge），法國之巴黎（Paris），意大利之波倫亞（Bologna）等，大都屬於基爾特的起原；然有許多大學是以封建的貴族當作創設者或後援者的。故近代國家發達，大學也和一切基爾特一樣，同處於國家的支配之下，而失其獨立的性質。

以上是認明中世之大學，與基爾特同有對國家極無交涉的起原與地位，所謂大學之組織，本爲社會的要求之產物。然這種社會的要求之產生，又從那裏來呢？這當歸於東方科學之侵入，即前述回教徒之商工業的世界發達，所以這種學問之性質是與廣義的社會生產之目的相一致的。大學所設學科如醫學、法學等，是全立於基督教教育之範圍外的，而且學者極爲踴躍；然在傳統上，最

高學府須得教會及國家之特許，故大學中也包含為教會及國家之支配所必要的神學乃至哲學。惟由外力來支配為自治體的大學，即當中世，也已在巴黎發生問題，至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則早經獨立，自行選擇校長；不過在十六世紀之終以前，所選校長還不出宗教家以外。

八世紀之後，東方回教徒已在巴格達開羅等處設立大學，惟大部分到十二世紀之初期停閉。以後西方回教徒在西班牙之哥爾多巴等處設立大學，約存在一世紀，至一二〇〇年時為正統派的狂信者所壓迫。回教大學之學科除「自由七科」外，尚有醫學、哲學及神學。其時西方歐羅巴，在阿爾琴時代之後，也稍有與大教會有關的小學校教讀書，與寺院有關的高級學校教書法、聲樂、初步算術與神學；至十一世紀更在大中心地如巴黎等，發生更高級的學校，對稍有準備的學生一切公開，教授辯論法神學及其他學科。一一〇〇年時，這些學校受着新的刺激，又因阿拉伯學問之侵入（一一五〇——一二五〇年），遂也發

達而爲大學，容受各國的學生，上所謂 *Universitas* 的制度即起於此。故回教大學實可說是中世歐羅巴大學之父。自一二〇〇年後至一四〇〇年間，大學之數殆有四十，散在於加特力教世界之各國。其中尤以意大利與法蘭西爲獨多。巴黎大學與波倫亞大學則最有威勢，牛津大學次之。出席於此種初期大學之學生數，有多至殆難置位者；如說牛津一三〇〇年時收容學生達三萬人，即在一二六四年也占此數之半。至出席於巴黎大學之學生數還要更多。

當時還是煩瑣哲學旺盛之時代，如前述，這乃是中世紀之學問，以對神學之知識爲一切研究之目的，謀用哲學辯證法以作宗教上信仰之合理的說明。凡在近代意味上之學問，殆不存在。然而這種宗教帝國的工具，到此世界交通發達，新的社會生活發生時，已無活動之餘地，故也趨於衰微了。——通常還分煩瑣哲學爲三期：(一)發生，紀元九五〇——一二〇〇；(二)極盛，一二〇〇——一四〇〇；(三)衰微，一四〇〇——一六〇〇年。

五 工商業者的教育——市民學校

本章開首述封建主義的社會制度時，已說及手工業者及行商階級之發生，且形成了常設的市場，終於發達爲中世後期之新商業都市。自十一世紀，因土耳其禁止歐羅巴基督徒之耶路撒冷巡禮，阻斷了基督教國民之通商路，於是歐羅巴商人與欲得新地盤的封建武士以及基督教會結成三角同盟，發動了所謂十字軍的遠征，互二世紀之久，而終於失敗以來，法王之權威漸漸失墜，武士階級也趨衰落，而他方冒險不羈之風愈加增進，與東方之交通恢復，有種種新知識輸入到西歐；結果，一面爲獨立的大學之發達，同時卽爲各地都市之勃興。都市中之工商業者因在法律上未獲相當的保護，爲相互扶助并促進職業計，特組織基爾特。所以基爾特之成立是與當時的國家及教會取對立的地位，正與中世大學之得成爲獨立的組織之社會的動因，同其性質。他們乃以一市的經費，

設立一種特殊之學校，專教子弟以實際的智識。此種學校，對寺院學校而言，稱爲市民學校 (Bürgerschule) 或市學校 (Stadtschule)。惟因僧侶的干涉，未能發達，僅有少數市民學校因強硬對付，得仍在都市監督之下，執行市民之教育。

學校種類有習字學校，拉丁學校。而基爾特教授 (Guild instruction) 卽繼續至近代的徒弟制度 (Apprenticeship) 或可視爲當時生活行動上有組織的教育制度。學生初以都市子弟爲限，然他處來學的也復不少。

六 中世中國的教育

這期間中國的教育何如？

自第三世紀初期，漢朝滅亡，經三國時代之魏吳蜀的混戰，而及於晉，便有越萬里長城而南侵的「五胡亂華」，隨後又是南北朝的紛亂，直至第六世紀之終，才再爲隋朝所統一，這四百年間，正所謂「戎馬不息」，「盜賊蜂起」

，支配階級連維持秩序尚且無力，自然更說不到振興教育。

〔唐代的教育〕 自隋以後，從七世紀之初到十世紀之初，約三百年間為

唐朝的天下，它的前期終算是在當時之世界，當作最安定的文明國而繁榮臻於絕頂的時代。為秦所破壞而復興於漢的儒學，至此大為發達。唐太宗時，大興學校，立孔子廟堂於國學，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增學舍一千二百間，以養「天下」的賢能；高麗、百濟、新羅、吐蕃、日本等國，都派子弟留學中國；國學中學生加至八千餘人；這真要目為中國教育上的盛事。當時木版印刷術漸漸被發明，唐朝宮廷中有藏數萬冊典籍的圖書館；佛教因與印度直接交通，經書輸入，迅速普及，佛畫佛像之美術也極進步。然而這種種對於社會全體之本質的進步與根本的變化，並無影響。原因是經濟生活依然不脫周代以來的舊套，保守在肥沃的大平原中祖先傳承的農業生產力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商業與貨幣雖早經發展，可決沒有獲得如在古代希臘那樣重要的社會的地位。這裏沒有

奴隸制度，就是兵農之封建的階級差別也不大明顯。凡事比較寬裕而且悠長的這一大社會，自然不易發生冒險的活動與獨創的發展了。

唐時學制，在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崇文館等六學二館，學科爲禮記，春秋，詩經書經等，也有律學算學；入學者限於高官子弟及平民中的俊秀者。地方依府州縣而各有定額的學生，凡地方官吏及平民都可入學，學科全以諸經爲準。

除學校外，另有依選舉的取士方法，考試及第可以做官。這是所謂「天下英雄，盡入吾彀」的巧妙手段，也是教育與生活愈趨隔離，讀書人愈附支配階級過寄生生活而成爲歌頌聖明天子的「御用學者」之所由來。唐代的科舉制度，已使學子專講聲韻，重浮華，而且發生行賄，挾卷，交通關節等情事，真到了「廉恥道喪，實學衰亡」的地步了。

〔宋代的教育〕唐朝末後，約半世紀間爲五代的羣雄割據時代。至十世紀

後期，宋朝開始，中國復歸一統。其時中國已與阿拉伯之海上貿易者通商，與薩拉森文明相接觸，更有基督教之東渡。但這對於中國社會生活不生什麼影響，故宋代的教育，雖然形式上屢有變更，但大體仍沿唐朝舊制。然因宋朝支配者之力量薄弱，學校究不及漢唐的隆盛。更因受北方開化蠻族蒙古人之壓迫，僅得保住江南半壁之「天下」。

當時除學校外，另有書院，但性質仍與學校相仿。可稱為教育家者，有王安石、朱熹、陸九淵等。

〔元代的教育〕蒙古人中之成吉思汗，於十三世紀初採用中國文明，張國威，遠征及於南俄與中歐。至其孫忽必烈汗，遂占領中原而亡宋，建設連歐洲亞洲的大蒙古帝國，號稱元朝。這雖是東洋史上侵入中國的外來蠻族中之最強大者，然終也不過稍稍掀動波瀾而已，並不如侵入羅馬之日耳曼人激起全歐之狂濤；故未及百年，至十四世紀中葉，復被為中國原住民族的明朝所推翻。

。至元代的教育，其學校制度和科舉方法大都模仿宋代，不過添設蒙古國子學與回國子學以爲訓練蒙古高官子弟的機關，然均不見注重。

〔明代的教育〕

明代始於十四世紀之六十年代，終於十七世紀之四十年

代；然因社會關係，依然是基於農業生產的封建制度，政治猶是君主專制，故教育上，一切學校與科舉制度，仍沿前代的舊制，即使形式有異，而本質無變；且因所試文章大體爲四書五經，通稱制義，也叫八股，其束縛讀書人思想的辦法更覺苛刻，與人生日用的教育相離愈遠了。

第五章 近代的教育

——約四百五十年前即十五世紀半起，至一九二八年止——

以上所述是東西兩洋的教育尚未匯合於世界本流以前的概況；自此，我們要轉入世界舞台，將見教育史之蓬勃發皇，且更發現更偉大光明的人類文化之

曙光。惟因限於頁數，未能詳述，祇得略舉幾個要點而止。

依歷史的發展，把近代的教育史分作（上）資本主義勃興時代的教育；（中）資本主義發展時代的教育；及（下）資本主義沒落時代的教育三項述之。

（上）資本主義勃興時代之教育

一 文藝復興與教育

〔工商階級之勃興〕 中世末期，工商業逐漸發達，從事於此的階級，逐漸成長；這樣日趨增大的商業資本之勢力，一方面促成封建制度之崩潰，他方面即要求舊社會組織之變革，因貿易之發達，遂促進東方文明之輸入與智識之再生。

工商業者為擁護營業利益及共謀扶助方法計，組織基爾特，所謂自由都市即當作此種基爾特之聯合組織所構成；我們於自由都市中便可認識不久即掌握

全世界於其手中的資產階級之勇姿，又可見出久在封建階級道德下被蹂躪的自
由平等的政治思想之再生。

封建貴族之地位，不久即為獲得偉大的經濟勢力之第三階級——資本家所
動搖；同時第三階級勾結國王之政治的權力，與諸侯對抗，擁護集權的統一國
家，即在其援助之下，發展為大規模的海洋貿易與殖民地爭奪戰爭。

我們的教育史也將隨近代文化的黎明而發生新的光彩。

〔文藝復興〕 十字軍以後歐羅巴經濟生活之急激變化，封建主義之衰微
與工商階級之勃興，便是引起為古代文明復興的 Renaissance 之惟一社會的原
因。

這所謂文藝復興，便指自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間以做東方貿易商人根據地
的意大利之各自由都市為中心所開始的文藝、學問，智識之再生而言。這一近
代文明之黎明，確乎是和都市及第三階級之抬頭相伴而生的。

我們前面已經說到阿拉伯人於中世紀獨獨繼承古代希臘羅馬之文明，且使之發展。但在第七八世紀他們侵入歐羅巴之當時，可以容受攝取那種文明的社會秩序與開化都尚未存在。惟到封建時代之後半期，漸次成長的工商業者，從阿拉伯、巴力斯坦、埃及地方輸入絹、香料、寶玉及毛織物等，同時又傳來天文學、地理學、進步的數學，（如代數、三角，）工藝美術以及築成後世理化學基礎的鍊金術與由不老長壽之靈藥製法所發達之醫學等，即在豐富的經濟沃土之上培育成長。

加以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滅亡，從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宮廷，抱古書史籍的學者皆被逐出而走於西方之都市，促成了脫離宗教束縛的古學研究之新傾向。如此，清新潑瀾的近代思想，由於十五世紀之活版術發明，愈益急速地普及歐羅巴各地，開發那久為傳統所掩蔽的中世諸國之人心。

而特別助成文藝復興者，是航海業者之外洋的冒險。十五世紀以來為土耳其

其所隔斷東方通商路的貿易商人，受久客於元朝的中國，歸而發表東洋旅行見聞記的馬可波羅之書所刺激，愈想東洋直通航路之開拓；其中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之國王，更獎勵航海術之發達，又早從阿拉伯人學得應用磁石之羅盤針，於是大胆遠航，而發見新航路新陸地者相繼而起。至一四九二年底，哥倫布就發見阿美利加之一新大陸。一五二二年更有人實現地球周航之計畫而成功。如斯，在渺茫渾圓的洋上所湧出的不羈自由之新氣運，因突破水平線的先驅實驗者之證明，遂把世界爲正方形之立體的中世無稽之說，破碎以盡。爲羅馬法王所代表之封建的神祕思想，也終於被近代的合理主義與自然科學的精神所消滅。這一中世社會的黑暗與文藝復興的光明間之鬥爭，實卽爲崩潰的封建制度與新興的資產階級間之鬥爭之觀念的反映。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 文藝復興的實際，卽在脫離中世的基督教主義，而代以古代所有尊重現世的自由的思想。古典語研究之勃興算是重要的結果

。世稱此種思潮爲人文主義 (Humanism)。自十五世紀末年，意大利之人文主義者往英法德諸國，充當教師。在教育上有四種傾向之表現：(一)使教育不爲抽象的理論的而爲自然的實際的努力；(二)使前世紀所開却輕蔑的肉體包含於教育中之努力；(三)使教育普及各界而不限於僧侶之努力；(四)欲採用有興味的的方法以代從前所用殘酷方法之努力。此等傾向大概可於刺柏雷 (Rabelais 1493—1553 法國人)、又於伊拉斯莫斯 (Erasmus 1467—1536 荷蘭人)、微末斯 (Vives 1492—1540 西班牙人)、蒙且 (Montaigne 1533—1592 法國人) 等人文主義者之教育意見中見之。

二 宗教改革與教育

〔宗教改革之由來〕 上述資產階級之勃興，已將勢力擴張到經濟上、政治上及思想上；而它對於封建主義之第一次勝利，即於十六世紀之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中見之。當封建制度已成爲時代錯誤之贅瘤時，羅馬教會却當作最頑固的保守主義之淵源而達於腐敗與墮落之極點。將奴隸解放的社會革命中所蹶起的叛徒耶穌奉爲三位一體之神祕的存在，又捧爲擁護封建貴族的特權之偶像之法王，如今却以聖壇當作發賣赦罪符的總店而搜括信徒之資金。

於是有德意志人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者，大叫法王之非理，揭破教會之腐敗，謀宗教之改革。然而宗教改革之竟得變爲激動全國的動機却自有其社會的根據。因當時的德意志正謀奪寺院財產以免經濟的窮迫；隣國法蘭西王也靜待侵略帝國領土之機會，所以暗中贊助那不堪教會壓迫的工商階級之內亂；而企圖重返於原始基督教之農民，因憤教會之偽善與背教，也竟幫助路德，發生暴動。在如此形勢之下，故即在政治上尙未充分成熟的資產階級竟得以獲得初步的成功。

〔路德與新教之本質〕

然路德究是何種人物呢？他於贊助宗教改革運動

之農民暴動，竟說「他們是狂犬」，而竭力彈壓，代封建領主慘殺農民至十五萬人之多，且處以比十字架還更酷虐的火刑與絞刑。原來農民暴動是以否定貴族土地私有的思想爲重要動因；然十六世紀之歐羅巴已非紀元當初之猶太，於近世之德意志而謀復活原始共產制，顯然違反經濟進化之法則而爲一種的反動，其失敗自屬不可避免之結果。爲此，基督教不能不靠正循歷史發展之方向以進行的資產階級之力量，以漸變彩色；而路德之種種行動，也自有其歷史的作用。我們看到十七世紀以後各國貿易殖民事業之中，終脫不掉傳教師之影蹤，便可證明改革後的教會已棄其零落的舊主貴族，而替新主人資產階級做了金權的守護人了。

〔宗教改革時代的教育〕 因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相信凡人爲上帝所創造，故主張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權利，因之他們對於初等教育頗盡力設施。路德自己用德意志語翻譯聖經，這對於「通俗教育」之利益自很偉大。他且主張對勞

動青年應許其每日出席學校一小時或二小時，以爲用這方法可以解決勞動階級之教育問題。我們由此不難推知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已開始需要所謂普及教育了。但他的實際教育方案，仍然是中世紀式的，即除教授宗教外，只有僅少的數學與論理學；體育與音樂雖加獎勵，而科學的教授之思想並不發生。此亦足證是受時代之限制。

路德的同志梅蘭克吞 (Melancthon 1497—1560) 雖於振興高等教育，輸入大學新教授法上有力；但仍置典據於真理之上，與路德同認哥白尼之地動說爲反對神之啓示（對一切真理之最高權威）而加以排斥；且不信自由議論，主張處異教徒以死刑，可見還是中世紀的人物。

〔反宗教改革派的教育〕 在新教勢力蓬勃之時，從來支配歐羅巴的加特力教也起而活動。一五四〇年有受羅馬法王認可的宗教團體「耶穌會」(Jesuits)發生。新教世界多少尙盲目地企圖脫離教權之拘束以獲得自由，而「耶穌會」

則以極度的信仰與敬虔謀教權拘束之更形鞏固，想最武斷地辯護擴張加特力教之權威。所以對於思想之自由極端反對。「耶穌會」乃是大規模的軍事組織，加特力教之「救世軍」，教育即包含於其救濟計畫之中。在由營舍砲台及城牆所圍繞的都會中，設有中等學校專門學校及大學；校內的將校們要受軍事訓練，要服從命令。他們不管初等教育，自然更反對勞動階級之教育；而祇從事於選命注定要就高尚職業者——貴族及其他——之高等教育。

他們的教育，雖也一面專心於論理學與修辭學以與宗教改革者相競爭；一面專心於古典學問以與學藝復興之人文主義者相頡頑；但更專心於保持教權與超自然主義。他們為防止學生對真理之自由研究與發見，遂不惜使用種種劣等而不自然的刺戟——競爭、稱號、賞與、勳章、公開展覽會等等。對於道德教育，惟重絕對的服從。且取威嚇主義，時用體罰。最後的理想便在遵守神聖的命令，為征伐傾向不信仰，合理主義的異教國而以威力與辯才（故獨重修辭學）

，使用一切精神上武器之熱烈的基督教兵士。

最初的「耶穌會」學校，在一五四二年僅有二處，其後在世界各地急速增加。這類學校大體別爲三級：（一）中等學校或拉丁語學校；（二）College；（三）「一般研究」或大學。至十七世紀之終，共達七百六十九校，學生恐有二十萬人；卽在不振時代也有七百二十八校。實際在二百年間全歐舊教教會之學校，可說統在他們手中。

要之，無論宗教改革，或反宗教改革，在教育上都無什麼決定的進步，科學與自由也都未被促進——更以後者爲寧表示退步；因二者皆委教育於僧侶之手，皆保持傳說之原理，而不顧爲真理之自由與經驗之故。

三 科學發達與教育

以上所謂人文主義的教育，新教的教育，在主觀上原想排斥從來之中世的

寺院的非實際的教育；但結果祇叫學生暗誦古語，玩弄古典，記憶些神學與哲學，仍無補於現實的生活。直到第十七八世紀因科學進步，機械發明，又因英吉利革命，法蘭西革命之政治的變革，於是在教育史上，又有所謂自然主義的或實學的教育發生。本節即將對這二百年間的教育約略敘說。

〔機械文明的開端〕 自文藝復興之末期即十六世紀，哥白尼唱地動說，

哥倫布發見新大陸，加黎利揭破爲向來供法王御用的煩瑣哲學所支持的聖經之虛僞以來，自然科學之發達極爲顯著；至十七世紀，又有德意志人開布雷爾的天體運動法則，與英吉利人牛頓的萬有引力法則之二大發見；十八世紀更有許多著名學者輩出；其中如在法蘭西，生物、解剖、生理、醫學、礦物、化學、天文及數學等諸科學，皆顯然勃興，啓蒙文學之自由平等論等也爲由此所生之結果；特如由所謂百科辭典派之一派直接謀此類科學智識之普及，於打破從來宗教的傳統，喚起自由的社會思想上，尤爲有功。

其他文藝、美術、音樂等一切文化的方面，固受科學進步之影響；即哲學方面也漸回到希臘初期之唯物論的傾向，且產生如斯賓挪莎之一元論；即唯心論也受科學的感化，經推理派經驗派等之認識論，由康德而確定為近代理想主義觀念哲學之體系。

他方面，由於此等科學智識之應用，於現實的社會生活上大生影響；文藝復興時代之活版術發明，已如前述；至十七世紀，復有時計、望遠鏡及唧筒之發明；至十八世紀，更有自動梭紡織機等足以惹起產業革命的種種新技術；然更重大者為由瓦特完成的蒸汽機關之利用，相應的新機械即續續出現；這樣到了十九世紀遂見新動力與新機械之結合而有汽船與火車之發明，即完成了近代產業及運輸之技術的革命。

至當時政治上之形勢，英國有一六四九與一六八八年兩次的新興資產階級之革命；德國開始立下帝國統一之基礎；十八世紀美洲的清教徒受法蘭西啓蒙

文學之感化，又因英本國之嚴厲榨取殖民地，而建設有產者之獨立國；法蘭西之民權主義革命家則更因美國之獨立而促進十八世紀之終的大革命。

故當十八世紀之初，啓蒙文學者如伏推爾、孟德斯鳩、盧騷等皆有組織的表明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與要求：伏推爾譏諷宗教，痛罵僧侶貴族；孟德斯鳩研究英吉利之革命，非難君主專制，大唱共和主義；特別是盧騷，主張歸於自然，天賦人權，其憑空捏造的『民約論』充足表現資產階級的要求，居然成爲法蘭西大革命之導火線。

〔所謂自然主義的教育思想〕 這是趨重現實的經驗的教育主張，傾向實學，可視爲中世教會教育之反動。然明白了當時新興商業資本的發達形勢與自然科學的進步情形，自不難了解此種教育主張之由來。

自然主義思潮之元祖是英吉利人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他被稱爲近世科學之父，因他提倡經驗的歸納的科學研究法，實開研究自然科學

新方法之先聲。然在他以前的哥白尼天文學與阿美利加大陸之二大發見，當又為直接研究自然的先導。此後的教育，就有從教權與僧侶手中取回而付託給科學與俗人之傾向。

奧國人夸美尼斯 (Comenius 1592—1670) 則是深受培根方法之刺戟的實際教育者，故被稱為「近世教育之培根」。他著成所謂最初的最系統的教育書即大教授學，他定出(一)家庭學校，(二)初等學校，(三)拉丁學校，(四)大學的教授課程；前二段施於男女兒童，後二段專授於求高尚職業者之男子。他的教育要旨雖尚不忘敬虔上帝；然已主張人要支配他物及自己，要從小即在家庭學、物理學、博物學、歷史、地理、天文、算術、幾何、文法以及初步之倫理學、論理學、形而上學與政治學；在初等學校更學適於普通職業的教育，在高等學校則學外國語與全部之科學。他的教授原則即為順從自然。

英國人洛克 (Locke 1632—1704) 也是對教育有直接貢獻者。他著關於教

育的幾種意見一本小書，實在這不是講教育一般的，而是講漂亮的紳士該如何教養的。他的標語就是一般人熟知的『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肉體』。所以他最先講體育，詳述運動與衛生之規則；其次講精神鍛鍊法，要節制欲望；然後論學科及作業旅行等事項。

再有一位必須說到的便是盧騷 (Rousseau 1712—1778)。上文說過，他是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發表民約論，在教育上便發表小說愛彌兒 (Emile)。他的教育理想，在排斥舊時代之傳說與文化，欲脫離一切人為的制度而復歸於純然的自然；雖是偏於空想而無補於實際的教育，然當「耶穌會」派舊教占有勢力，貴族僧侶依然榨取平民而使平民深感課稅之煩重與壓迫之苦的法國社會中，他却於發表「社會契約」「人權天賦」的「學說」之後，又發表這樣的一部愛彌兒，自然一方面要受一般社會所歡迎，而他方面則要受貴族僧侶的嫉視，故終於逃到日內瓦去。我們於愛彌兒中即不難看出他的教育

意見，實為資產階級的要求之表現。第一愛彌兒雖不明說是何等人，但當是個富貴人家的兒子，因為盧騷認定貧賤兒不必受教育；愛彌兒在出生後一年間要受那樣美滿的周到的肉體養護，更非貧苦父母所能辦到；一切教育要在家庭中請家庭教師負責，更只有所有階級有力及此；至於不注重女子自身幸福，而只使女子做個良妻賢母，供男子享樂之用，更是私有財產神聖時代視女子為所有物觀念之十足表現；其他偏於極端的個人主義而忽視社會方面，排斥特殊的職業教育，排斥古文學及宗教教育，都是新興資產階級生活之反映。這種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刺戟康德，感動裴斯泰洛齊福勒倍爾者，也即為此。

〔所謂汎愛派之教育〕 發展盧騷的教育論，且適用之於學校教育者，另有德國的汎愛派。其名稱由巴西多 (Basedow 1724—1790) 所創的汎愛學校而起。此派教育之目的，在巴西多的方法論中說及，即在準備兒童為公共的國家的生活；并說公共教育為使國家幸福之最確實的手段，故主張國家的教育。這

當是適於普魯士王國興起後之支配階級的要求者。不過在名義上，稱之爲汎愛的宇宙的教育而已。——他的汎愛學校本是受貴族之援助的。繼他而起者，尚有撒耳士曼 (Salzmann 1744—1811) 坎拍 (Campe 1746—1818)

汎愛主義之運動，在十八世紀之英美，也頗爲發達。英國於本世紀之初已有近代工業，貧苦之勞動階級占全人口六分之一，沒有受教育機會。於是有所謂基督教知識普及會者創辦慈善學校，教授窮人子女；至十八世紀中葉，在英格蘭與威爾斯便有學校數二千，學生數五萬。在美國，也由該會之外國福音宣傳協會發起慈善學校；另有德國人之普及神的智識運動。一七八〇年，英國有與慈善學校異類之學校即星期日學校發生，除向勞動者宣傳宗教外，也教讀書；至十九世紀之初，有學生五十萬人，至中期殆有二百五十萬。此種制度不久即傳入美國，專施宗教教育。如斯，新教勢力隨資本主義之發達而增大，可見兩者間之關係密切了。

〔十八世紀教育之一般傾向〕 要之，十八世紀之教育傾向有幾點可以注意：（一）是現實的，漸以接近實生活為教育目的；（二）是自然的，此與現實的傾向相關連，且因此又發生合理的傾向，在宗教、法律、政治、道德、教育各方面皆有表現；（三）是改良主義的，如敬虔派，汎愛派，慈善運動皆以社會服務社會改良為宗旨，貧民學校、星期日學校等組織由此以起；（四）是國家主義的，這是與上項所謂「社會」的傾向互有關係者，乃近世國家發達後所生之現象；一七九四年之普魯士法令，明言學校及大學為國家的組織；一七六三年法蘭西議會中有「國家的教育論」發現；至本世紀末便有國家的組織之學校案提出。

（中）資本主義發展時代之教育

四 世界資本主義化與教育

〔產業革命〕 產業革命是從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初葉起於英吉利經濟上社會上之一大變革。產業革命之前提，是在於科學智識之進步與機械之發明，已在前節述過。自此以後，資本主義即完全確立，而由青春成長期進於壯年活躍期。其最先直接之變革，即為工場生產之產業組織，形成了近代社會之根本的經濟制度；無數勞動者都隸屬於生產手段所有者之資本家，變為一種工銀生活者。資本家爬上政治舞台，掌握一切權力；金權戴起王冠，而我們的教育也不得不跟着工場生產制而趨於商品化。

〔世界資本主義化之進行〕 資本主義機械產業發生以後，自由主義即在各國占得決定的勝利。先在英國於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原則之下，表示產業之躍進的發達；法蘭西承受其波，因有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發生；其後德意志聯邦成立，意大利也成為獨立王國；連東洋的古代的封建軍事帝國俄羅斯，也因工場產業與自由思想之輸入，遂有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之命令。他方在美洲有

合衆國北部之急速的產業資本主義化與奴隸解放的南北戰爭。如斯資本主義之自由主義爲世界規模之發展，而各國爲確保與獨占經濟的勢力範圍計，遂有獲得殖民地爭取原料而侵略領土之軍國主義與國際戰爭時代開始。中國、印度、安南、朝鮮、埃及、中美、南美、澳洲、乃至南洋羣島、非洲等處，卽爲此而先後落於殖民地之地位，變爲列強壓迫下的犧牲。我們的教育，也隨世界資本主義化的進行而改變其制度與內容。

〔現代世界文明之發達〕 在產業革命以後一百年間卽十九世紀西洋文明之發達與其歷史的特質，也有大可注意者。人類征服自然的武器——生產力今已由簡單的工具而成爲複雜的機械。以這時代之英國爲中心的機械之發明與改良，普及於世界；汽船、火車、電報、電燈、以及電動力之應用，使這世界打成一片。其他諸科學之進步也決不劣於機械工學；能力不滅說、生物進化論、X光線與鐳之發見，實爲這時代最偉大的科學功績；醫學、物理學、化學、天

文學等之外，經濟、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之發達，尤堪注目。就中德意志在十九世紀末之勃興，除政治的經濟的關係以外，即因在學術上大有進步所致。

哲學方面自康德以後有黑智爾等，雖盛行理想主義哲學，然在這時代末期，有爲物質科學所壓倒之勢。生物進化論漸能支配最近文明世界之新思想界，將由此確立物質科學的世界觀，完成希臘以來之唯物論哲學。

〔資本主義教育的特徵〕 十九世紀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已如前述；教育所受於此的影響，最顯著之一點，在學校變成「觀念」製造工場，每年生產大批的觀念製成品，送往社會以供應用。而國家思想戰爭思想，也跟着產業發展之要求而奉爲教育上之要旨。另一特色，却在謀教育之普及，因有所謂強迫教育或義務教育之名稱。原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者與前一時代即封建社會的支配者之要求有不同，因之教育也有差別。我們爲明瞭計，最好拿來比較一



下：

第一、封建時代對庶民不施教育；但資本主義時代要對全國民施所謂強迫教育；

第二、封建時代之教育差不多全是道德教育；但資本主義時代之教育擴大了範圍，要以傳授日常生活上之知識技能為目的。

以外不同之點固然尚有；但上述二點，却是根本的差異。那麼，這有何種理由？

第一，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是農業。在農業上，祇要每日跟長輩往田野耕作，就可從經驗中學會種植、施肥、除草、收穫等生產上必要的事項。而且它的經濟為地方的小單位，自給自足。因此，在以農業生產作為社會主要產業之封建時代，庶民就無研究學問之必要。即使「目不識丁」，也儘能從事生產事業。

然至近代，情形便不相同了。經濟基礎是大工場生產與國際的通商。小小地方的自給自足，已非人們之所望。人們的理想乃在大大的商品生產與國際市場的獲得。我們即可就工場生產與通商上來考察教育之關係。在工場生產中，不學的人與多少能讀寫的人，從最初就發現能率之不同。雖然也有一些事件，即無文字也可即刻學會。但試問問在紡織女工之眼前所運轉的機械之名稱，就會知道她們之要記住這些名稱是如何的苦心。故今日在工作本身，就需要讀寫。又若在自給自足之封建時代，貨物之搬運，僅用手車馬車儘足應用；然在資本主義時代，要用汽船、火車等等，一切牌號記載，皆需文字。以前的苦力轎夫，無識字之必要。今日的汽車夫、司機人，若不識字便不成了。由此觀之，資本主義之經濟組織自身，實需要文字之讀寫。若用人道主義的見地來解釋教育之普及，殊未見透教育普及之實在原因。對國民施義務教育之理由，並不以國民自身之幸福為目的，而是準備把國民之勞動力可以適用於它的經濟組織。

故此種教育之普及是有其最低限度的，即所謂義務教育年限是。倘照人道主義者的想法，認教育之普及真以國民之幸福爲目的，那麼，爲什麼窮人的子女，即使非凡聰明，終不能有如富家的低能兒之自由入學呢？

第二，封建時代差不多以道德教育包括教育之全體；而資本主義時代之教育，却擴張其範圍，要注重『日常生活所必須之知識技能』；這個理由又何在呢？這在明白第一項理由的人，是立刻可以推知的。因爲封建制度是儀禮的制度。所謂『禮儀三千，威儀三百。』「無禮」便算『犯上作亂』。食諸侯之祿的武士，各視其祿而定身分之高下。在封建制度中，自由競爭爲絕對之禁例。故封建時代之教育，差不多以道德教育占教育之全部內容，而使人人『安分守己』爲主旨。然至資本主義時代又怎樣呢？凡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處，一切封建的主從的諸種關係都受破壞。使人與人相結合者，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冷酷的計算。宗教的之熱情，武士的之感激，都沈溺於冰冷的個我之打算中。

把從來博得名譽與尊敬的一切職業，全剝去了光輝；無論是醫生，是法律家，是僧侶，是詩人，是學者，皆轉化爲他們所雇用的工銀勞動者。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它之注重『日常生活上所必須的知識技能』，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我們當不難明白。

至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學校教育，實具有如下的三大任務：（一）對未來的勞動者教以對資本主義制度之依從與尊敬；（二）從青年中，養成支配人才；（三）獎勵科學研究，由科學之技術的應用，以助生產而增加利潤。

〔十九世紀的教育思想〕 今就這時代之主要的教育思想略述如下：

最先可說者是康德（Kant 1724—1804）。他實是哲學家，而他的哲學爲十八世紀末德意志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之理論的表現；他的哲學之歷史的意義在此。他論教育，重實踐理性之發達；說各人之生活爲各人之目的。他所受於盧騷的影響本來甚深。而十九世紀教育之進步源於盧騷與康德者便也不少。這

種進步，又可別爲五項：

(一)關於教者之進步 自阿爾琴時代至新教勃興，教育殆全在僧侶之手；然自後，特別是法蘭西革命以後，從僧侶之手奪回教育，漸委之於俗人之手；又從教會分離教育，漸移之於國家。

(二)關於學者之進步 中世紀受「書本之上學問」的教育者殆以僧侶爲限。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雖把此種學問及於富者階級，但貧民階級或勞動階級是無關的。至十九世紀則有教育不可不普遍之一般的輿論。

(三)關於教材之進步 教育在僧侶之手時，研究題目以關於宗教及超自然物者爲主；然教育一入於國家及俗人之手，便注意到自然及在自然的生活。

(四)關於教授法之進步 古的教育方法是注入暗記，重容受不許深究，鞭責成爲必要；新教育則是爲自由的、有理解的，直接研究事實以謀發達知力，「兒童研究」漸漸引起注意。

(五)關於教育目的之進步 舊教育之目的在爲他界，來世之準備，賤視現世生活，對肉體不僅忽略，還加虐待；新教育雖不否定永世，却要竭力利用現世，謀實踐個人的、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義務，以得個人之最高發展爲目的。

上述各項進步，自然爲當時生產力發展所實際要求者。而於以下諸人的教育思想中却可見出其特徵。

依從盧騷與康德之方針——卽向着自然與理性，而使教育大有進步者，當推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 1746—1827 瑞士人）爲第一人。他雖生於十八世紀中葉以前，但在精神上，尤其在活動上是屬於十九世紀的。雖不是富有學問，也無體系，惟深信國民，厚愛兒童，具有熱心腸的人，確可視爲近代普通教育之父。他的感情之深切固極有似於他的先輩盧騷，但與盧騷不同者，是充實着高尚道德與義務之觀念。這一不同之點，就是使他終身盡力於可爲從惡德墮落

及不幸中救出國民惟一手段的教育之由來。他的實際之結果，原不容易評價；他的著述又帶有感傷與混亂；但他在一切方面給與教育以新精神與新範圍上終算是成功的。特別可注意者，爲他之主張教育當普及於國民全體；又主張教育方法與其用言語不若用事物，用法則不若用事實。他主張教育目的不僅修養知力，又當修養感情，道德的判斷及意志。他并以爲兒童不當單學知，又當學行，故主張教育應大部分由手工而成。

裴斯泰洛齊所得的成功，不在乎深切的計畫與明瞭的理想，而在乎他之熱誠的人格之感化力。若說盧騷是對於自然的近代的愛之親，那麼，裴斯泰洛齊是對於兒童的近代的愛之親，惟由這種愛才使教育從嚴謹的抑壓的訓練，趨於溫和的深切的指導。在裴斯泰洛齊，是所謂由於自然的教育之盧騷的要求，與所謂各人之生活當視爲各人之目的的康德之要求，治於一爐，而由渾融的愛以實現者。裴斯泰洛齊之後，人人皆以新的眼光看兒童，具新的興味待兒童，感

到在自然與文化之世界中將兒童放在真的關係上之重要。一切的近代教育也可說是呼吸着裴斯泰洛齊之這一種精神的。

裴斯泰洛齊的教育一反於舊教育之重記憶，用權威；而專謀發達觀察力與概括力，且一味憑愛以進行；也難免為一種『矯枉過正』；他在教授上一切實驗之失敗當在於此。彌補他的體系之缺陷以漸趨於周密完全者，是他的弟子們之事業；其中有力的人要推海爾巴脫、福勒伯爾、及賀列斯曼。

海爾巴脫 (Herbart 1776—1841 德國人) 之事業在結合舊教育方法與裴斯泰洛齊之方法，而認知識獲得上記憶作用與心的構成之重要。他以為教育方法應依心理學而定；教育目的在培養道德的性格。他任大學教授，要把教育哲學化；著有一般教育學與教育學講義綱領等書，被稱為「科學的教育」之父。然他的體系含有機械的宿命的要素，心理學又屬舊式；此種缺點要由他的後繼者來補正。

能將裴斯泰洛齊所開始的事業最善地謀進行者是幼稚園教育的始祖福勒伯爾 (Froebel 1782—1852 德國人)。他委身於教授，最後盡力於初等教育。原來他幼時失母，受繼母的虐待，後因學費不足，不能終習大學學業；故他之辦幼稚園，可說是單純的人道主義。

賀列斯曼 (Horace Mann 1796—1859 美國人) 是美國新教育進步之第一個最有力者。在十九世紀之初，主張普通教育者固非無人；但十分理解國民之要求而謀用實際方法以滿足其要求之第一人，實是賀列斯曼。他和為「教育哲學家」之海爾巴脫、福勒伯爾等不同而是一個「實際家」。他忠實於清教徒之所謂「民主的」理想，知道人民必要之為何。最要緊的便在復興由清教徒所創始而今已衰微的公共教育之組織。他在教育上所主張之要點，有如下述：

(1) 「民主主義」之教育是公的，不可不平等地普及於各階級。這是希望教育得從階級中解放出來。

(2) 教育當基於科學，不可依附於教權。教育應使兒童直接接觸於自然與文化之事業，使他們能作成自身之歸納法。認裴斯泰洛齊之方法是真實的。

(3) 教育當獎勵真之宗教，但應脫離宗派的偏見，又宗派自身不當干涉教育。這是希望教育得從超自然主義中解放。

(4) 教育為對於家庭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生活之準備，不可專謀珍奇的學識，高雅的學問之上達。教育之目的當為道德的及社會的人格之完成。

(5) 教育當親切地顧慮兒童之性質。一切粗暴行為及體罰務必避免。

(6) 教育當在設置良好圖書館與新教授方法所必要的一切器具之學校中行之。

(7) 教育當由認教授為自己天職而又十分熟練的教師者專行之。為此有設特別訓練他們的師範學校之必要。

(8) 學校當與男子一樣地為女子而開放，教師之職業也當以男子一樣地為女

子而開放。

(9) 教師當常得聚會的機會以相互獎勵。

(10) 爲使以上諸項可以實現起見，國家當不吝費用；又當視這項財產是爲市民教育的委託物。

賀列斯曼的那種主張，因爲適合當時已經發達的資本主義之要求，故後來美國教育之實際不特實現了他的主張，且更進而發達幼稚園，使「兒童研究」成爲科學；高等教育學校數之多竟還超出全歐羅巴以上。

除上述諸人以外，尚有二人之教育思想可述。一爲德國之斐希特，一爲英國之斯賓塞。

斐希特 (Fichte 1762—1814) 是個國家主義的教育論者，當德國在耶那大敗後，特往柏林公開講演；有名的告德國國民便是講演的筆記。據他的教育意見，「新教育」是陶冶學生具有純道德性的確實的技術；所謂純道德性是特

立獨行之自己生活；由於這種新教育以陶冶德國人爲一個全體，乃是吾人之目的。其要點便在：（一）發揮國民精神；（二）從法國所受的屈辱，是德國國民怠慢與卑屈之結果；（三）要雪恥，在養成對於國家之明瞭的見識。故他的教育宗旨，可說在陶冶「德意志魂」，叫國民都信從國家爲永遠存續的團體而不惜犧牲。

斯賓塞 (Spencer 1820—1903) 是根據進化論，組織綜合哲學的學問家。一八六一年出版他的教育論，其中以『怎樣的知識爲最有價值』一文最值得注意。他解釋教育意義爲「完全的生活之準備」，以爲當由生活的見地規定教育的價值。至所謂完全的生活以具有下列五種活動爲必要：（一）直接支配自己保存的活動，（二）間接支配自己保存的活動，（三）關於子孫教養的活動，（四）關於社會的政治的關係之活動，（五）滿足趣味及感情，消遣閒暇之活動。教材的價值要依據這些見地來評定。關於第一項的教科目爲生理學；第二項的教科目

爲數學、理科、社會學；第三項的教科目爲育兒法及心理學；第四項的教科目爲歷史及社會學；第五項的教科目爲文學、美術。照他看來，惟科學爲最有價值。

〔十九世紀之學校教育〕 以下試略述實際教育發達之情形。

一般地說，在十九世紀各國之國民教育固有長足的進步，然進步最著者莫如德國。

歐羅巴各國中在國家的教育上最著先鞭之普魯士，至本世紀已告完成。自一八〇六年耶那大敗，政府即設置教育局，力謀國家的教育之實現。目的是造就愛國的公民。教材教法皆加改善，養成小學教員也採用新精神，對文科中學教師且行嚴密的試驗，以後復任命教科改善委員，作成廣汎的教科課程。至一八五〇年的普魯士憲法，更完成了國家的組織，分教育區，設視學官，舉行市鄉學校會議。這樣由中央集權之統一固已可能；但會議員是宗教家，視學也多

爲宗教家，且重宗教教授，故尙未能從學校驅除宗教勢力而完成學校教育之獨立。卽到了二十世紀改變國體之後，宗教教授雖得自由，而宗教與教育之問題還是不得解決。

初等教育在十九世紀，注重提高程度，改良教授，養成師資等；小學學制是分爲國民學校及中學預備科之所謂「雙軌制」，前者專收貧苦人家的子弟，僅受八年之義務教育，不得升學；後者是富貴子弟之教育所，三年畢業，然後升入各種中學校。至歐戰後，此制才經改變，卽廢止中學預備科。

中等教育之改革，最初是在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〇年，曾由多方陶冶之見地行施三項新制：一爲中等教育養成之制度，使中等教員之職獨立，不再爲預備加入教會生活之神學者，從而教育成爲哲學的教育；二爲教科課程案之成立，以拉丁語希臘語國語及數學爲主要學科；三爲畢業試驗之制度，以通過古典語爲條件；試驗不通過，不得入大學。其次在一八四〇至一八七〇年有二項顯

著的傾向：一爲對於人文主義而提倡宗教主義，一爲集中教科於一主科以避負擔過重；然爲反抗對於自然之壓迫，却產生了實科中學。再在一八七〇至一九〇〇年間，爲俾斯麥時代，自然科學回復了地位。威廉第二曾有演說，謂從來的教育不是國民的教育，也不立基礎於現代；徒爲言語及文法之教育，爲準備畢業試驗拉丁文論文之教育。這當可視爲代表一般思想之傾向與當代之精神者。至一九一〇年以法令承認中學校實科中學校及高等實科學校三種中學之同權，修業年限各爲三年，收受滿九歲以上的兒童。中學校注重古典語，實科中學注重自然科學，高等實科中學校則注重自然科學及近代外國語。此外又有副文科中學、副實科中學及實科學校三種六年制的中學，收容無力入九年制中學的學生，但除最後一種外不甚發達。

大學教育之發達，以一八一〇年柏林大學之建設開始。大學教育之目的，以科學的研究爲主，教授爲副，正與十八世紀所立大學之傾向相反。有人說這

種傾向支配十九世紀德國之大學教育，國家僅負物質供給與外部秩序之責任。德國大學內容之完備稱爲世界第一。每一大學概分神學科、法科、醫科、哲學科；哲學科又分爲二：一哲學與文學科，一理科。大學年限三年或四年。與大學同程度之實業教育機關，因實業之發達，也在十九世紀出現，如工業大學、農業大學、商業大學等就是；此外更有陸軍大學。

女子教育也在十九世紀大爲發達。向來惟上流女子在家庭學習法蘭西語、拉丁語等；下級平民的女子全不受教育，僅從母親學習家事而已。至十九世紀初，才有爲上流女子的學校成立，稱爲高等女學校；然女子學校之發達，尙在一八七〇年代之後。

以外如法國，在十九世紀完全形成了中央集權的教育制度。（由地勢與國民性等之關係所使然）法國對於女子的教育，早在十八世紀末期有人提議，其理由是：一爲教兒童，一爲對男子職業發生興味，一爲男女關於教育有同權。

又在一七九五年已在巴黎設立高等師範學校。至拿破崙之大學區制（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八年）成立，教育就與軍事同為國家之事業。一八三三年規定國家有小學教員任命權，又決定俸給。

英國教育之國家的統一，遠在德意志及法蘭西之後。雖至一九一八年之教育法令，尚要刪除中央集權之語才得成立。故英國之學校教育可說是由教會、國家、地方、私人及慈善五方面各要素之妥協以發達的。然從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有亞當斯密、邊沁、奧文等曾唱導一般教育之必要。又有蘭卡斯特、倍爾等從事實際教育之改革，確立了初等教育之基礎。他們組有內外學校協會與國民協會，設立學校得有國家之補助。一八〇二年之工場法限制兒童勞動，并規定徒弟教育之義務，也可視為國家的一般的教育之起源。一八七〇年通過福爾泰法案，強制地方教育稅，公布義務教育，雖私立宗派學校也受補助金，由是小學教育全受政府之監督。一八九九年中央政府設中央學務局，兼有中

等教育視察權。至大學之國家的經營乃是一九一〇年大學局設置以後的事。

美國也於十九世紀後半完成了各州的公共教育制及免費制之組織，至二十世紀且有各州統一之計畫。

五 社會主義運動與教育

〔勞動者之社會主義運動〕 由於產業革命之資本主義的確立，創出了所謂工銀奴隸之一新的社會大集團，此等工銀奴隸之人數因產業資本之蓄積而益增多，且生活愈陷於窮困；更因恐慌與戰爭時有失業并喪失生命之危險。這樣資本主義之社會組織，自十九世紀初年以後，即產生了憧憬於未來的平和與幸福之新社會而欲試行其理想的設計者；如法蘭西的聖西蒙、傅立葉，及英吉利的勞勃脫奧文三人，實為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之先驅。又有蒲魯東在法蘭西提倡無政府主義思想，經俄羅斯的巴苦寧與克魯泡特金之宣傳，一時人道論者為之

風行；克魯泡特金更對生存競爭說而主張互助論，從生物界之部分的現象類推，以為祇要破壞人類社會的權力與財產之害惡，便可實現絕對自由之無政府共產社會。其他取材於社會問題的文藝作品也有許多。種種理想主義的思想之流行，也為這時代之特徵。

就世界勞動運動之進展言之，為資本主義祖國之英國，自然也為勞動運動之祖國。工會之組織，早在十九世紀初期實現；至一八六四年便有『國際勞動者同盟』即第一國際宣告成立。此後各國的工會組織與政黨組織，到處發展，凡為資本主義侵入之處，無不有社會主義運動之存在。

〔獨立勞動者教育之開端〕 因為英國是產業革命的發源地，勞動運動也比其他任何國家為早，從而勞動教育運動也開始得早。本段將專述英國勞動教育的狀況。

英國勞動教育運動之起源，可說遠在十九世紀之初葉。當時教育機關有機

械學講習所 (Mechanics Institute) 相互教育協會 (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y) 以應勞動階級之教育需要。但這種教育運動，並不是勞動者的獨立教育，而是在上流階級恩情主義之下所發達的。惟一八四二年創始的人民大學 (People College) 才是英國勞動者獨立的教育運動之先驅。這時候工會勞動教育運動也逐漸發達，一八五三年即有與此運動關聯的勞動者大學 (Working mens College) 設立。這樣，一方面新大學陸續出現，他方面大學擴張運動也盛行。在一八八〇年前後，這一擴張運動達於頂點；惟因勞動者無管理權，故終於衰落，至十九世紀之終，成人學校運動殊有貢獻於一般勞動者教育。一九〇三年八月復有勞動者教育協會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成立；協會運動中之最有力者為大學教育普及學級 (Tutorial Class) 運動，其發達情形容後再述。

(下) 資本主義沒落時代之教育

(六) 帝國主義國家的教育

〔資本主義末期與世界大戰〕 我們的教育史如今要進到尙在我們記憶中的一九一四——一八年空前的世界大戰之幕前了。自資本主義征服全地球，列強分割世界，即從十九世紀末之二十五年以來，世界便漸入於所謂帝國主義之時代。這時代，金融資本占有勢力，資本愈蓄積，生產愈集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皆歸少數財政家所支配，形成了金融寡頭專制的權力。各國為擴張本國之投資區域與勢力範圍，奪得原料產地與銷貨市場，勢必引起戰爭。世界大戰的原因就在帝國主義列強之侵略政策與霸權競爭。

又帝國主義時代，因生產集積達於非常的高度，在國家保護之下獨占了市場與原料，為從來技術進步之推進力的自由競爭歸於消滅，於是資本主義之發展到了最後的階段，從此停滯不進，即所謂末期來臨。

在這時代，勞動大眾愈加窮乏，產業預備軍益發增多，但他們反抗勢必愈烈；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也企圖獨立解放，由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就發生危機，

他們爲維持他們利益，不得不多方面的謀緩和衝突，於是改良主義議會主義等途應運而生；更有學者在思想上向大衆宣傳愛國社會主義，高唱防衛祖國。我們且就來看教育界所表示的傾向。

〔帝國主義時代的教育特徵〕 帝國主義時代的教育，顯然有三種特徵可說：

(一)「輿論生產」之集中 因爲資本之集中，就跟着發生所謂輿論製造之集中。除新聞，影片，無線電音 (radio) 等爲資本家所獨占，作思想支配的利器以外；學校，科學以及體育等關於教育的事業，也無不操在資本家手中。這裏試舉集中化的資本影響最大的美國爲例。當代有名的美國文學家辛克萊 (Dpton Sinclair) 曾發表對於美國高等教育機關的研究；他說一切上級學校無不受托辣斯或銀行的支持；一切大托辣斯或一切大金融團體，皆有「自己所有」之大學，如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就屬摩根所有；以「民主主義的」傳統有名之

哈佛大學也由與摩根結合的銀行所維持。摩根洛克菲勒對於美國的國民教育與科學也有重大意義。洛克菲勒基金之一部，投於科學的研究所，醫療專業（中國北平之協和大學及醫院，即間接爲了美孚油之帝國主義的目的），傳道隊等；一部則投於國民教育，教兒童信奉洛克菲勒宗。科學的卡納其基金也具同一作用，即爲了鋼鐵公司之利益而使用。

與一切教育團體及慈善團體全然一樣，教會也爲資本而服役。如世界各地遍設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即受大資本家的供給，當作美國帝國主義政策之先驅而活動的。

在歐羅巴諸國，學校制度雖握於國家掌中，也不免此種關係。如德意志在暴落期，科學的設施即由托辣斯與以直接之物質的維持，可以推知。

近代的科學以有需多量經費的研究所，實驗所及研究上的特種設施爲必要。今日的發見，大都是集團的協同作業之產物，技術的完成是在工場研究所或

由托辣斯出錢的特殊設施中做的。

帝國主義者之思想的支配不惟貫徹學校教育，也且貫徹新聞，雜誌，講演，圖書館，演劇，文學，娛樂等一切「文化」機關。

(二) 支配者思想之灌注 上述由資本家團體辦理一功「文化」，自然支配者思想到處流行。現在再從教科內容及教育旨趣上看，更易清楚。如小學教科書，尤其是修身或公民科的，其教材多重在養成勤儉，儲蓄習慣，擁護私有財產，等等；在高等教育上，試舉日本之例：一九一八年所公布的大學會，規定大學目的為「以教授國家所須要的學術之理論及應用，並攻究其蘊奧為目的；兼應留意於人格之陶冶，國家思想之涵養；」這裏所以要特提「人格之陶冶」，「國家思想之涵養」者，是因當時日本已走入資本主義沒落的階段，社會的矛盾鬥爭日趨激烈；支配階級所希望於大學者，不僅止於產生資本主義的生產所必要的技術家與學者，又在產生肯意識地維持支配者權力的那種「人格陶冶

「國家思想涵養」的人物。所以對於構成資本家的社會所必需之學問，如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獎勵研究，并且努力宣傳；然對於它有不利之學問，則盡量壓迫；因此，學生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組織與「左傾教授」都要受解散排斥。他如獎勵運動競技，注重軍事訓練，也是直接或間接灌輸支配者思想之手段。

(三)抽象的觀念之創造 當資產階級初興，保有革命的實踐時，為對抗封建貴族權力計，也曾高唱唯物論與無神論；但至十九世紀後半，資產階級已中止了革命的實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便傾於觀念論的，神祕論的，頹唐趣味的意識形態，而指摘唯物論與無神論為人類之恥辱，且更增加對被支配階級之意識的欺蒙之程度，換言之，即增加御用哲學化之程度。尤其在最近世界戰爭的極大破壞，經濟的恐慌，社會的危機，資本主義制度之運命的崩潰過程，等等客觀的現實之前，資產階級愈不感到絕望，懷疑，恐怖，與悲觀。這時期

在教育上，也就高唱抽象的精神的空疏而神祕的觀念，有如養成國民道德，促成世界和平，『勞資協調』中正穩健『博大慈祥』等等，都屬靜的抽象觀念之題目。最顯著的例，又莫如一九二八年檢舉共黨後的日本教育界，竟到以添設日本佛教史，東洋美術史，東洋倫理學，日本思想史，國民道德等大學講座及獎勵研究哲學，倫理，宗教，歷史等的所謂精神科學，謀普及唯心的思想，以排擊為危險思想之根柢的唯物的思想。這真是近代政治之逆轉的傾向，即所謂『封建化』之一特徵了。

〔這時期的教育思想與實際〕 若就這時期即二十世紀初期支配階級方面的教育實況觀之，可略述如下。在思潮方面，因十九世紀有新成立的二大科學，即生物學與社會學，故有若干教育學者要適用生物學的原理於教育，要以社會的攷察做基礎。還有心理學也在十九世紀改進發達，注重實驗研究；實驗教育學及近來盛唱的知能測驗，即能實驗心理學在教育上之應用。又從十九世紀

末至現代，當作科學萬能思想之反動，主知主義之反動，則有以情意爲中心，以主觀與理想爲根本之傾向發現；在教育上便產生個人主義的改革論，藝術教育運動，人格的教育學，及基於精神科學的心理學之教育論。但爲彌補資本主義社會所生缺陷，在教育制度上頗有許多新設施，有如特種教育（對盲聾啞白癡等兒童），補助教育，感化教育，職業教育，兒童保護，女子教育，通俗教育等是。

至二十世紀的學校教育，德國於世界大戰後，爲適合所謂平民主義的國體起見，將以前的中學預備科廢止，凡國民一律受四年之共通的基礎學校之教育。英國於一九一八年強制補習教育，制限幼年勞動，普及幼兒設施，并體育設備。美國有設立中央教育部之運動，實業教育集權於中央。其他如上述之特殊教育補助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也算發達。

七 勞動者的教育

〔英國的勞動者教育〕 英國勞動教育之發達情形，前已述過。本段可繼續講「勞動者教育協會」之活動。該會以志願求教育的勞動者為會員，最初僅教授在勞動者認為必要的教科知識，今則注重自學自習，與各大學各教育機關連絡，應勞動者之要求以派遣講師。為該會有力事業之 Tutorial Class，自一九〇六年創立以來，至一九一九年止，學級數達於八千。又該會之教育綱領，主張在原則上「自小學至大學的教育階段為免費教育」，並對教育制度提出改造意見。

其次可注意者為拉斯金大學 (Ruskin College)、及中央勞動大學 (the Central Labour College)、新勞動大學 (the New Labour College) 等。

拉斯金大學原在一八九九年創立，當初頗富有社會主義的色彩，但以後漸漸喪失此種氣概，至一九〇九年，學校內部發生罷課，中央勞動大學即為從該校分裂而成立者。中央勞動大學宣言該大學創立之基礎在擁護勞動者利益所必

要的訓練授於勞動者；更由勞動者團體管理該大學。可見該大學的教育實爲「獨立勞動階級的教育」。(Independent Working-Class Education) 至新勞動大學便比較是保守的，緩和化的。除中央勞動大學以外，尚有爲該大學組織者及維持者之平民同盟 (the plebs League) 也以獨立勞動階級教育爲目標，刊行月刊雜誌 *The Pleb*。目下可認爲勞動文化運動之重要機關者，便只中央勞動大學與平民同盟。平民同盟編輯勞動者大學所需用的各項教科書及百科辭典。

〔美國的勞動者教育〕 一九〇六年在紐約成立之 *The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爲美國最初的勞動者學校，主要學科爲社會的科學——歷史，政治，經濟等，英語與公衆演說；教科書視移民之種類而分爲數種國語。一九一一年在紐約成立後移於紐傑西之近代學校 (Modern School)，是爲兒童教育與訓練自由主義之寄宿舍學校，男女同學，發刊自己印刷的月刊雜誌。一九一八年在紐約組織「勞動者教育協會」，維持費全由工會担任。李雪文尼亞的工會於

一九二〇年設立本身的教育機關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波士頓在中央勞動同盟的保護之下，組有商業組合大學。然就大體言，美國的此類學校並不能算爲真正勞働界文化主義者之學校。

〔德國的勞働者教育〕 德國的革命運動家很能理解獨立勞働者的教育之必要，他們曾於大戰後爲完成勞働者文化計畫而集會，認現代的出版，學校，影片，教會，文學等稱爲文化的集團，不過是資產者之軍械庫，勞働者必須自行組織勞働者的文化；且革命必須預期新文化之建設，故以爲德意志有集中勞働者的文化集團之必要。至在實際方面，柏林有一個勞働團體，原爲出版社，但其活動性是教育的。但有學校，并發行出版物。該校的教育宗旨不在使勞働者獲得「一般的知識」，而在使他們具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蘇俄的新教育〕 在以前地主專橫時代，俄皇有無上的權威；他們都希望一般平民無知無識，故全國不識字者居其大半；卽所有學校也受牧師，富農

，鄉村警察的嚴重監視；一切教師皆受重大的嫌疑；教材內容都含有宗教色彩和迷信的性質；對社會事情的研究是不許可的，對自然科學的教授也大施拘束。俄國原有一半國民不是俄國的土著；對於俄國語言文字多不懂得，而俄皇却禁止發行非俄文的文學或新聞，強制一律用俄國語教學。國民學校畢業的，不能入中學；但對貴族的兒童設有許多學校。對成人教育絕未注意；兵士不得受識字的教育。由此可見一九一七年以前沙皇治下的教育是極貧乏的。

革命八個月後的臨時政府，雖無多大建設，然一切束縛已一概推翻，人民開始得到自由。

至十月革命，蘇維埃政權成立，教育遂開始一個新的局面。蘇俄教育人民委員會最初的命令，即褫奪教會之權，使一切學校皆脫離教會之關係。一九一八年決定在各級學校中皆採男女同學制；並公布在蘇俄境內的任何民族，都有組織或設立其本國語言科目之權。是年又定統一勞動學校的制度，內分二級，

年齡從八歲到十七歲；凡農工的兒童皆得入學。對於幼稚教育，定為全學制的基本，且和衛生健康部的工作聯合進行。此外有育嬰所，有暑期幼稚學校。

在學校以外，對於「驅除文盲」的工作，尤為努力。無論在鄉在市，皆有許多為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人所設之學校；另有農民學校，農工大學，讀書室等。

赤軍也是一種文化的中心。兵士除受軍事訓練外，還有教育講演。他們都成為向一般民衆實施教育的要素。

青年認為未來時代的建設者，故對於青年組織，如少年團，青年同盟等，非常重視。

出版物之發行，科學研究之發展，藝術之獎勵，影片及無線電音之利用，皆逐年進步。

八 教育的國際運動

在帝國主義反動勢力與反帝國主義革命勢力相對峙的現代，教育上也發現兩種的國際運動。屬於前者是世界教育會議及國際和平教育運動；屬於後者是教育勞動者國際。

世界教育會議由美國全國教育者協會發起，在和平主義名義之下，得美國政府之同意。於一九二三年在舊金山舉行第一次大會；當有美國一富豪寄贈一百萬元美金，祝賀會議之成立。以後每二年開會一次。該會雖規定『對政治及宗教絕對中立』；但一九二五年在愛丁堡開第二次大會時，却有高僧前來祝福。

然歐洲大陸各國教育者對美國帝國主義的那個世界教育會議，並不熱烈參加；他們自行發起國際和平教育運動，於一九二七年在倫敦成立教育者團體之國際聯盟。同時在日內瓦國際聯盟半公式的主持之下，也在捷克首都舉行『由學校的和平運動』之大會，各國政府及和平主義之各團體皆派代表出席。前者

規定『由教育上之協作及全民族之協作以引致世界和平』；『不要求為政治的或社會的形態之任何約束』；『引導萬國的兒童教育於全民族相互之理解，是為永久的和平之絕對條件。』後者決議『排除好戰的排他的教材』；『由於兒童之國際的交換以涵養友愛心及聯帶觀念』；『由自然科學及他國之地理歷史教授等以理解并養成我平等之觀念』。

至於教育勞動者國際則為反對戰爭之鬥爭的運動，其本名為世界語之「*Internacio de Eduklaboristoj*」，（英語則為 *Education Worker's International*）簡稱 *Eduintern*。早從十九世紀之末，即一千八百七十年代，在歐洲各國教育者間已發起國際運動，漸次進展；因世界大戰勃發，遂歸消滅。然大戰中始終一貫地反對戰爭，高唱自己的主張者仍有其人。那就是法國的「教育者協會」；它的機關低解放之學校為戰時中法國內惟一反對戰爭之雜誌。男女教師為鼓吹澈底的和平主義而受下獄，驅逐，解除等危害者甚多。至一九一九年，便發生組織

教育勞動者國際之要求，翌年，就當法國教育者協會在法國南部都市波爾特開大會時正式成立；在一九二四年之不魯塞大會，作成綱領規約。現已有十國設立支部，但會員團體，各國都有。全體會員數約達八十萬人。一九二八年四月又在德國萊比錫開過大會。此地雖因限於紙數未能盡載其綱領規約，但讀者祇要記得它在本質上是適與上述英美派之國際和平教育運動相異就好。

九 近代中國的教育

上面講中國教育史，至明代而至。自西曆一六四四年以後即入清代，至一九一一年發生辛亥革命，改稱中華民國，以迄於今。茲先略述這時期的歷史背景，然後再講教育。

〔資本主義世界化與中國〕 自世界交通便利，產業發達以後，資本家列強開始全地球之征服與分配，已如前述。清朝自十七世紀中葉代明而起，支配

朝鮮，蒙古，西藏，安南，國勢甚盛。但至十九世紀半，爲鴉片問題與英國開戰失敗以來，列國之侵略運動愈加露骨地發展；同時有東洋惟一新興資本主義國日本開始活躍，遂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民衆對無能政府的弊政與外國資本的榨取，也曾先後發生兩次反抗運動，即所謂太平天國與義和團是；但均爲外力所壓迫，中國且完全淪於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地位。其後發生一九一一年之辛亥革命，推翻清室而成立中華民國，又於一九二六年發生國民革命，將軍閥趕走；但國際資本主義之勢力已進而支配了中國之政治與經濟；中國民衆的革命力量雖已膨脹，可是尙未足以完成「打倒封建勢力」與「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故壓迫的中華民族還待完全實行民權主義以獲解放。

〔清季新舊教育的交替〕 自清代開始以至十九世紀末期約二百餘年間的教育，仍沿前代舊制，不外學校與科舉二者。而科舉制度尤比明代爲盛。要之，這都是帝王御用的教育，無甚可述。直至清季鴉片戰爭以後，所謂「西學東

漸」，於是教育界始有改革。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因雅片戰爭的江寧條約成立，准開五口通商，由是基督教徒紛紛東來，傳教設學；一八六二年北平設同文館，其他各種近世式的學校也相繼創立。至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中日戰爭失敗，光緒「立意維新」，「變法自強」，於是有興學校，廢八股，攷試用時務策論，派滿洲子弟出洋留學，翻譯外國書籍，辦報館等等新事業。一九〇〇年發生義和團之變，清室受「蒙塵」之痛，至一九〇一年遂又下上諭將各省所有書院，在省城改設大學堂或高等學堂，在各府廳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在各州縣改設小學堂；教科則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至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完全廢除科舉，且設立學部，由是中國新教育才算正式確立。翌年，宣布教育宗旨：一忠君，二尊孔，三尚公，四尚武，五尚實。以後有預備立憲之詔，分年籌備教育事宜之單，分中學堂課程為文實二

科，改初等小學堂修業年限五年爲四年，且設中央教育會爲學部最高諮詢機關；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朝就即滅亡。要之，在這十餘年間，實因受列強的侵略太甚，國內經濟發生劇變，故雖專制腐敗的清代政府，也不得不講立憲，設新學了。

〔民國成立後的教育〕 在中華民國成立至今的十七年間，國際有世界戰爭與俄國革命的大變，國內有「五四運動」與國民革命的發展，政治上之改革可謂劇烈。但教育上之改革如何？

名義上，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改學部爲教育部，改學堂爲學校，教育宗旨也改爲『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學校系統也加改訂。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頒布新學制，宣布七種新的標準：(1)適應社會進化的需要，(2)發揮平民教育的精神，(3)謀個性的發展，(4)注意國民的經濟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於普及，(7)多留各

地方伸縮餘地。在新制學校系統中，職業學校占一正式地位；在教科中，將修身改稱公民。這裏最可注意的，便是文體的改變與職業教育的傾向；而其背景則爲歐洲大戰期中中國工商業的漸趨發達。

最近自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北伐」，成立國民政府，又設置大學院（一九二八年十月又改稱教育部），宣言教育行政學術化，并實行「黨化教育」（今改稱三民主義教育），民衆教育，但尙未有確定的教育政策發表；姑舉國民政府中央執委四次全體會議宣言（一九二八年二月）中關於教育方針者及國民政府訓政時期施政宣言（同年十月）中關於教育建設者錄之如下：

『：保障教育之獨立，充實教育之內容，防止青年之惡化腐化，普及國民教育，提高民衆知識，以造成健全之國民，：而對於女子教育尤須確認培養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實爲救國保民之要圖，優生強種之基礎。：』：四次宣言。

『：普及三民主義之國民教育，充實中學以上教育之內容，注重學生體格之訓練，提高實用科學之智識，使青年國民之身體精神皆有充分健全之發育，始克保證民族無窮之新生命。因此之故，凡智識未充，判斷力未備，而身體發育尚未臻健全者，決不宜任其參加政治鬥爭與社會鬥爭而自趨於戕賊。：』：：：施政宣言。

這是中國對於教育最近的方針。

第六章 結論

我們的教育史，寫到這裏為止。現在再概說幾句，以作結束。

人類之教育，以文明時代爲分界，在它的前與後有個極大的差異。在文明時代以前，大家共勞動，共消費，故教育是全社會的，是實踐的，即勞動與教育相一致的。到了文明時代，奴隸制度最爲發達，社會開始分出榨取階級與被

搾取階級；奴隸制度即爲搾取之第一形態；其次爲中世之農奴制度（即封建制度）；最後爲近世之工銀勞動制度（即資本制度）；這三者爲文明三大時期之三大隸屬形態。『文明社會的總體是國家，而這種國家在所有典型的時期中皆是支配階級的國家，而且在一切時期中還是主要地爲統治被壓迫被搾取階級之機關。』用這種基本的制度，文明已完成了爲古氏族社會無論如何所不能及的事物。但是這種文明，是靠人類最下劣的情慾及本能之活動，且由犧牲了其他一切稟賦以發達它們而後完成的。卑鄙的貪慾是從第一日以至今日的文明之主動的精神；第一是財富，第二是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而是弱小的各個人的財富；這是文明的惟一最終的目的。即使科學之向上的進步以及時時返復的藝術之黃金期會落到文明的膝下，那也不過爲了沒有它們則現代財富之最高利益將不能獲得罷了。文明的基礎在於一階級之爲他階級所搾取，故它的全部發達是在不斷的矛盾中進行着。生產之一切進步，即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

數人的生活條件之退步。一階級的一切利益必然地爲他階級的害惡；一階級的一切解放即爲他階級的新的壓迫。：在野蠻人間幾乎是沒有權利與義務之差別的；但文明却使這兩者間的差別變成非常明顯。：因爲現在對於一階級差不多給以一切的權利，而對於他階級却差不多課以一切的義務。」——恩格爾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九章。

故人類歷史自入於文明期，即社會有了階級以來，教育終是階級的；爲支配階級之「御用」的；無論重道德（在封建時代）或重知識（在資本主義時代），都爲了支配階級的利益。『古來思想歷史之所表示，不是精神的生產跟着物質的生產一起變質的嗎？所以支配一時代的思想終只是那時代支配階級的思想。』而男女教育機會之不平等，所有權與教育權之姻緣，理論與實踐之隔離，「御用學者」之出現與「學問」之爲貴族性，皆是文明社會之特徵。教育原爲求生之手段，爲幫助生活發展之工具，目的在保存種族，性質是全社會的

；但今則用爲維持支配者權力之手段，故這種教育是偏頗的。

但未來當怎樣？人類的教育是否將永遠如此？我可引用美國人摩爾根的話以作答，卽以結束本書：

『自從文明開始以來，財產之增加如此廣大，它的形態如此複雜，它的應用如此擴充，而它的管理爲了所有者的利益又如此巧妙，故它對於民衆已成爲難以支御的權力。人類的精神在它自身的創造物之前，迷罔地站着。然一個時代終要來臨，那時人類的理智將起而支配財產，且規定國家與國家所保護的財產之關係，以及所有者之義務與權利的眼界。社會的利害絕對地居於個人的利害之上位，而且兩者必須引入於公正而調和的關係。如果同在過去時代一樣，進步依然當爲未來的法則的話，那麼，單單財富的追求並不是人類最後的運命。從文明發端以來所過去的時間，不過是人類生活過去持續期間之一斷片；且也是未來當到臨的年代之一斷片。社會之解體可有終止那以財產爲惟一最後目

標的歷史進路之希望，因這種樣的進路，含有自己破壞的要素之故。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社會上的友愛，權利義務的平等，以及教育的普及，即為經驗，理智，及知識所不斷地傾向着的下一較高階段的社會之前兆。它將是古氏族的自由平等及友愛在一個較高形態的復活。』——古代社會五五二頁。

附 教育史參攷書目

▲中文的

王鳳階著：中國教育史大綱

姜琦編：西洋教育史大綱

吳康譯：近代教育史——F. P. Graves: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莊澤宣譯：近三世紀西洋大教育家——F. P. Graves: Great Educators of

Three Centuries.

鄭夢馴譯：教育理想發展史——M. I. Emerson: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

at Ideals.

周煥文譯：中外教育史

李大年譯：歐洲新教育——E. M. Roman: *The New Education in Europe.*

大學院編纂：全國教育會議報告

舒新城編：中國新教育概况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

余家菊汪德全編：戰後世界教育新趨勢

余家菊編：英國教育要覽

周太玄編：法國教育概覽

汪懋祖編：美國教育概覽

許崇清譯：蘇俄之教育——*Educating in Soviet Russia*.

▲外國文的

Eden and Ceder Paul: *Creative Revolution, A study of Communist Ergatocracy*, 1920.

„ „ „ „ : *Proletentum (Proletarian Culture)*, 1921.

Karl August Wittfogel: *Die Wissenschaft der Burgerlihen Gesellschaft*, 1922.

Lucy L. W. Wilson: *New Schools in New Russia*, 1928.——已由作者在翻譯中

志垣寬著：リウニョーロミン新教育行

仲宗根源和著：勞動露西亞新教育の研究

島爲男著：階級文化上教育の革命

L. Trotsky: *Problems of Life* (係英譯本)



附言：以上所舉各書，有的雖是教育史，但編者的見地不一定正確；有的雖並不是教育史，但足使讀者明瞭教育之「爲何物」；因本叢書須列參攷書一項，故略舉如上。

朱兆
萃著

教育心理學

CBA

世界書局出版

教育心理學 A B C 編著的骨幹，是以普通心理學為經，教育心理學為緯。書中對於現代心理學的派別，如構成主義，機能主義，及行為主義等三大派別，因其各有特徵，捨短取長，立論公正，俾學者有自己選擇的餘地。

本書著者，除討論心的歷程，學習和作業，以及心身的發達以外，對於知、情、意三者的現象，又復詳加論斷。是一本教育學的大綱；是一本心理學的通論。大學校用為教本，研究教育心理學者引為導師，均甚相宜。

精裝一冊定價大洋六角
平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注 意

1.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
2. 請勿在書上批改圈點
折角
3.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
失等情形須照價賠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初版

不 准 翻 印

教育史 A B C (全一冊)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索)

著者 李 浩 吾
 出版者 A B C 叢書社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4.4.2
3

